晨光照耀着山村

巍　萌著

星洲新島出版印刷公司出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晨光照耀着山村

巍萌著

星洲新馬出版印刷公司出版

「咳咳……咳……」一陣老人的乾咳聲，倏然驚破了這個山村的謐靜，給這間破陋的亞答屋子，帶來悽慘，令人不好熬受的悲痛氣氛。那咳聲忽高忽沉，斷斷續續，莫約掙扎了大半個時辰，然後才帶着疲憊的微弱喘息，漸漸地，總算平靜了下來……

睡在隔房的汪誠，在睡夢中被咳嗽聲驚醒後，慌忙雙脚一挑，把被掀掉，爬了起來。他一隻手按住卜卜跳的，刺痛的心房，一隻手摸着床沿，打算下床過去瞧瞧。可是，當他的一隻脚剛落地，就好像觸到什麼似的，停住在那兒，不會移動，另一隻脚却仍擱在床上。

他每聽到隔房的咳嗽聲，就緊蹙着眉，一隻手按住床沿，另一隻手不住地，使勁地，下意識地抓着，揉着自個的胸口，有如千萬支針兒插入他的心坎，奇痛難熬。他的眼眶一熱，幾乎要淌下淚來。

「……不，我幹嗎要婆婆媽媽的灑眼淚？……」汪誠心裏暗自責備着。他雖然强忍住欲奪眶而出的熱淚，却驅除不了心兒的刺痛。

他輕輕地歎息了一會，心道：

「唉，可憐的爸爸！老毛病又發作啦。我去瞧他對他的病沒有好處，反而惹他老人家生氣，唉……。」

想到這，汪誠已落地的那隻脚，無可奈何地縮了上來。他盤膝兀坐在床上，揣着沉重的心，不敢躺下，似個守候在死亡戰綫上的兵士，凝神靜候形勢的變化，以備作一切可能的援救。

咳嗽聲慢慢地沉寂下去了，帶着微弱的喘息。

汪誠舒了一口氣，緩緩地躺下，使床板不因重壓而發出絲毫的聲音；要叫他父親相信，在頭先的一陣喘咳中，他的兒子仍在睡夢中，並不會醒轉過來。不然，老頭子可就更難過，更痛心，他永遠不願意跟兒子談起自己的病，更不願意顯示出他是患着不輕的病的人。如果兒子問起他的病，他準要生氣的。他那古怪的脾氣跟性格，眞叫人難於理解，旁人自然不會去理會他。可是，作爲他老人家唯一的親人——獨子的汪誠，能視若無睹麽？不，不能夠！

汪誠心底明白，父親是極疼愛他的，父親苦了這大半輩子，爲的是甚麽？他不是白痴，當然曉得，那是爲了兒子呵！

汪誠這晚本來睡得很夜，上床時準有午夜一時左右。這下才入睡不多久，就給父親的喘咳聲吵醒。

今兒父親的咳嗽聲已平息了，夜又恢復了原來的謐靜。汪誠應該很快又墮入他的夢鄉，但是，他却直挺挺地躺着，眼珠睜得大大的，過了好些時刻，睡神仍不曾召喚他。他能睡麽？只要他一閉上眼睛，他的眼簾卽刻湧現出許許多多可怖的景象——有千萬隻魔手，一齊向他抓來！

魔鬼襲擊他，他並不怕，他將挺身跟它搏鬥！

頂叫他難受、恐懼與痛苦的是，怕有一天，惡魔眞個奪去了他相依爲命的親人——父親

呵，想到這些教他膽寒，戰慄的可怖事兒，他——汪誠，不能安祥地，平穩地去享受睡夢中片刻的安適，既使是勉强入睡，必將爲惡夢所驚醒呵！

想着想着，他的心頭一悶，喉頭梗塞，眼眶一熱，再也抑不住地，熱淚泉湧而出。他也不去揩它，讓它自由地在那寬闊的臉龐上爬着爬着，直濕透了衣襟。

那個不曉得？汪誠是村子裏出名的硬漢子，這眞是乃父的性格，小時候他跟人打架，頭顱上挨了拳頭，高高地隆起了肉泡，他都不肯在衆人之前哭出聲來，挺多眨眨小眼兒，

呶呶嘴兒便完事。

這刻，他已是廿四歲的年輕伙子，還會輕意淌淚麼？不，絕不會的！

但是，每想起他那固執，倔强，爲兒子苦了大半輩子的父親，被病魔啃盡，吸完肌肉與血液，仍然不肯在兒子面前承認自個有病，甚至提一提也要生半天氣的。惟有這，他才會暗地裏流下了傷心淚。

他眞怕有一天，而且每聽到父親一次比一次劇烈的喘咳，似乎上蒼無情地，殘酷地預示：

「你的爸爸將要離開你啦！」

「不，不能夠！」汪誠突然心如刀割地驚叫着。

他猛地坐了起來，睜眼細看，側耳靜聽，這間簡陋的亞答屋子依舊靜悄悄地蹲在崗子坳邊。

他屏息聆聽了一會，隔房很寧靜，父親大概是睡着了。覺得一切都沒有什麼異樣，他才鬆了一口氣，按住心口，喃喃自語：

「呵，多可怕的惡夢！」

倏然，山村的遠處，傳來數聲鷄啼報曉聲。接着，整個山村的公鷄，此起彼落地，唱

着雄壯，悠揚的晨曲。

死寂的膠林開始活動啦，時而飄揚，盪漾着口哨，山歌的聲音——膠農們開始割膠啦。

汪誠原有五「依甲」老膠園，最近才「打限」沒割的，正自闢芭種胡椒。

此刻才凌晨四點多鐘，沒割樹膠可不必起這大早床，儘可以再享受一兩個時辰的香覺。

汪誠不想再睡了，輕輕地爬下床來，點亮了油燈，準備做什麼，或者好好地想點什麼！

他蜷縮地坐在書桌前的一張籐椅上，上身披着一件縫滿布釘的長袖恤衫，那些橫七豎八的布片及針綫的粗拙，一瞧就曉得，絕不是出自女人之手。無疑的，那正是汪誠的「傑作」。每當父親發現他偷偷地拿針綫的時節，除了歎息，並在話語中暗示，他應娶個媳婦啦。汪誠呢？却裝聾作啞，暗自苦笑。他何嘗不希望有個心上人幫他理理這個凌亂不堪的家？可是，一想到父親的病及橡膠行情的低劣，經濟桎梏，立時從天降下一層可怖的陰影，向他罩下，把他的希望火花烟滅！但，在一陣沉痛之後，很快就恢復平日的信心。所以，對着自己身上的補釘，有時也會顯出一絲自負的微笑。不但不怕人見了取笑，而且喜歡

穿在身上出外工作哩。他雙手捧着下巴，濃眉緊鎖，痴痴呆呆地不知在想什麽？他的頭髮剪得很短，在油燈的閃耀下，他的前額顯得似比常人爲凸，長滿暗瘡的闊臉盤，雖很陰郁，但仍隱約露出原是淳厚與充滿堅定毅力的神采。

這當子，他緩緩地抬起頭，在暗澹的燈光下，他的視綫正跟壁上懸着的一張退了色的照片觸着，他的大眼珠一睜，整個身子震了一下，臉色在變幻，既哀傷又激動，過了好一會，漸漸的，他才平靜了下來。可是，他那雙煽煽發光的大眼珠，却一動不動地凝盯着那張照片，許久許久！

那張照片，大半邊已經褪了色，面上斑斑駁駁，框子已蛀了不少，不過人像仍然十分清晰。當然，那是一張非常陳舊，照了多年的照片。

不錯，那正是汪誠一家在二十年前的一張全家福。

瞧，汪誠只是個四歲大的嬰孩，剪得光禿禿的大頭顱，白胖胖的手脚兒，坐在母親的膝上，天眞地張口笑着，十分可愛；母親的圓臉龐上，露出慈祥，幸福的微笑，惟有父親却極爲莊嚴，但並不叫人見而生畏，在他的眼睛的深處，似永遠蘊蓄着對未來的希望與堅定的信心。

望着望着，汪誠額角上的血管愈來愈脹大，竟形成了一條條小小的山脈；胸口波動得

有如巨濤洶湧，越來越急促，熱淚不能抑止地湧了出來。他喘着息，輕輕地，沉痛地，呼喚着：

「媽……」

怎不叫汪誠傷心落淚呢？想起他們照這張相後不到半年，他母親就給無情的病魔打他的身邊劫去。這樣，他永遠失去了母愛，整日兒伴着狗兒，由父親撫養長大。

他的父親汪忠民，自從妻子去世後，省吃儉用的，把日夜工作換來的血汗錢，供給兒子讀書，盼望他將來學成後，好好地把汪家在衰敗中振作起來，就是不能「榮宗耀祖」，最少也要叫苦命的妻，含笑九泉！

是的，就在兩年前，這個山村的窮孩子——汪誠，夾在公子哥兒的中間，顫抖的雙手，領到了一張高中畢業的文憑。那刻兒，他實在太興奮了，幾乎要淌下淚來。他多年的刻苦用功，終有了收穫，父親的血汗沒白流。他祈望畢業後能找到一份安定的職業，讓年邁體弱多病的父親，可以較安逸地度其晚年。

啊！父親這大半輩子，爲着兒子的前途，吃了多少苦頭，從沒好好地過過！

不錯，汪誠想得是滿美的。在他想來，那是極合理的，並不算太過的奢望。在他的腦

海中，呈現了一幅燦爛的，充滿着春天氣息的圖畫。

汪忠民接過兒子的文憑，枯瘦弱的雙手直哆嗦，他是不識字的，當然不曉得上面寫的是什麼？可是他確確實實感到，上面的每一個字，每一筆劃，無不滲着他父子倆的血汗。瞧着，在他蒼老，乾癟的皺臉上，泛着欣慰底微笑，久久不曾消失！

啊，那會料到，社會對他們苦命的父子，是那麼的殘酷，沉重地擊破他們的美夢——汪誠失業了。

這麼的，汪誠一直找不到工作，他差不多急得發瘋了。最後，他揣着不平與創痛的心，留在家裏幫父親割樹膠跟種胡椒過活。

他晚上自修，博覽群書，尤其是世界各國的著名文藝小說，並且開始學習寫作，想藉着一支禿筆，把社會上的不平與醜陋，揭露在衆人之前，喚醒在沉睡中的人民。同時，他要把塡贋的憤恨盡情發洩！於是，他晚上常常讀書或寫稿到子夜方寢。他的一些習作，有時被發表在報刊上。這，給了他很大的信心和鼓勵，對着他目前幹着拿鋤頭跟膠刀的活兒，毫不埋怨，而且非常起勁。

這會兒，他望着那照片，不由自主地落下了淚，淚珠恰掉在桌上攤開的稿子上，把兩行先前寫下的字，慢慢地潤濕，散開，糢糊……

他驀然驚覺，隨手拾起稿紙，在油燈下細瞧，只見朦朧的字跡，寫的是：

「……把悲痛化爲力量，堅毅地生活下去……。」

他用衣袖拭去眼淚，一隻手緊握着稿子，似乎宅給他一股强大無比的力量，是一團烈焰，漸漸地燃燒着他的心房，血管，全身，甚至每一個細胞。他陰郁的臉龐，那一層陰沉的雲霧，已經散去，微微地泛着紅光……。

一陣狗兒的狂吠，把汪誠在冥思中喚醒，面前的油燈，已差不多失去了光亮，一點兒火星在搖幌着，壁縫間透進淡淡的白光。

「呵，天亮啦！」汪誠站起身，伸伸懶腰，打着呵欠，然後把油燈吹滅。

他輕輕地推開窗櫺向外望，只見濃霧瀰漫着廣闊的膠林，依稀瞧見在園中忙碌地幹活的膠農們——有的吹着口哨，有的哼着不知名的山歌……。

他——汪誠，瞧着，聽着，那親切的，愉快的歌聲，笑聲，一顆熾熱的，充滿活力的心兒，飛躍在勞動人們的中間……。

二

汪誠打廚房裏出來，把身上的睡衫剝下，背上露出碩實的肌肉，輕輕地隨着手的動作而跳動着。他把睡衫往床上一拋，探手在房門旁板壁上拿下一件「黃斜紋」布的舊衫。他把衫揍到鼻子上嗅了嗅，隨卽皺皺眉，臉上呈現出無可奈何的苦笑。遲疑了一會，他終究還是穿了上去。

要知道，那件衫眞是臭汗刺鼻，難聞之極，本該拿去洗的，只是他想趕着好天氣，早些去工作，沒工夫洗濯，如要換一件乾淨的，又覺得太糟踏了。

他一邊扣着鈕，一邊慢慢地移步到他父親的房間去。

他在房門前站住了，並沒有立刻推門。瞧他臉上罩着極憂郁的霧氣，幾次幾次想推門，當手剛觸着門板時，又縮了回來，好像門板上有電流似的。

兀站了片刻，他側耳傾聽房內的動靜，忽而房內傳來轉身的輒輒聲，並夾着兩聲輕咳。嗯，他的父親醒啦！

「啞」地一聲輕響，房門開了一半，汪誠站在房門口，並沒進去，一手抓着門板，放

低嗓音，輕輕地，極爲關切地喚着：

「爸爸！」

「嗯……幾點鐘啦？」着老，吵啞，夾着微微的喘息，但却盡力表現着慈祥與安然地問。

汪誠轉頭望了下背後的老掛鐘，正想張口回答，突然想到，他的爸爸在兒子面前，永遠是不肯承認自己有病的，除非是眞個支撐不住才答應在家裏休息，如果此刻把確實的時間告訴他，他準要掙扎着起來的，汪誠心裏明白，今兒父親的身子一定很不舒服，因爲要是沒事的話，他是習慣起早床的，甚至有時比他還早哩，如果自己太晚睡的話。

父親該休息會兒。汪誠不得不破例地撒了個謊，極和順地輕聲說：

「還早呢，爸爸！才不過六點半鐘，多睡會兒吧！反正沒有甚麼事好做！」

「哦，才過六點半？」汪老頭掀開蚊帳，以懷疑的目光注視着兒子。

「嗯嗯……是……的！」不慣撒謊的汪誠，不敢正視父親，恐怕父親打他臉上的神色識破他的主意。

汪忠民不是一個糊塗的老頭，更非瞎子，以他半生的經驗，只要他一睜眼，辨認打壁縫透進來的光綫就可以十分準確地曉得現在的時刻。他之所以要問，是因爲剛才迷迷糊糊

地睡了一覺，今兒醒來，腦袋有些發漲，眼睛因夜間沒睡好而有些朦朧，一時瞧不清楚。

「阿誠，給我把窗打開！」汪老頭有氣無力地喚。

「噢！」汪誠一個箭步跨進房間，小心地把一扇小窗推開。

一道金燦燦的溫暖的陽光，射進這個昏暗的小房間，恰恰射在汪老頭的床沿，將他那頂深褐色的破蚊帳的脚上，鑲上一條金黃色的彩帶。

「噢，多好的天氣呵！」老頭不禁讚頌着，竟而忘却了身體的不適。

「阿誠！把蚊帳給掛上！」老頭第一遭吩咐兒子幹這些事，語氣顯得十分沒奈何。

汪誠應了一聲，忙把蚊帳掛好，同時偷偷地觀察父親的氣色。

躺卧在床上的汪忠民，已是個年近花甲的老頭，頭髮灰白，顴骨高高地隆起，臉頰消瘦，額上的皺紋重疊，只有深陷的眼瞼內嵌着的兩顆大眼珠，偶然射出堅定而富有生命力的精光，似乎要看透世界上的一切醜陋的面目！

在汪誠的眼裏，他的父親又一次跟病魔搏鬥，雖然沒有被病魔完全制服，但，很顯然的，已負了更重的創傷。

他心痛如絞，但却不願給父親瞧出，一直裝着極其自然。

汪忠民瞥睨兒子的臉色，慶幸自己昨晚的喘咳，沒給兒子聽見，而且使他更欣慰的是

，兒子對他的孝心。他何嘗不曉得，兒子瞞着他把時間少說了，不然，陽光是沒有這麼强的。他心裏明白，兒子這麼做，不外是要自己多歇歇。

兒子的孝心，汪老頭這回例外地領受了，索性將被單拉上些，打算多歇些時候。

汪誠把房間稍爲收拾了一下，然後對父親說：

「爸爸，粥煮好啦。我怕等下冷啦，我把鍋子擱在竈上，還有，你喜歡吃的豆腐霉，我也暖在鍋子裏。今日你不必去芭地啦，剩下的那一點地，我自己今朝是可以鋤完的！」

「哦！」汪老頭望着結實的兒子，覺得這大半輩子的心血沒白費，雖然殘酷的社會不讓他們父子倆過着較舒適的生活，無情地叫他的兒子苦苦**啃**了十幾年書本，還得跑他的老路，拿鋤頭過日子。他每想起這些，心頭老是抑不住的憤懣與詛咒。不過，瞧着兒子如此孝順，又這麼勤勞，從不喊苦，心裏感到無限的安慰，對於下半輩的生活也就放下了心。

當汪誠强壯的身影消失在房門後，汪老頭消瘦的臉上，泛着欣慰的微笑。

汪誠離開父親後，荷着鋤頭，在鋤頭的柄上吊了一瓶茶，頭上戴着一頂破了個大窟隆，鑽出一小簇黑髮的褐氈帽，沿着一條黃泥小徑，穿過一棵棵的橡膠樹，往屋前不遠的崗子跑去。

他的脚步非常穩健，十分快捷，厚大的膠鞋踩在路上的橡膠仔上，發出畢畢拍拍破裂

聲，寄生在橡膠樹上的「白鴿花」，迎着晨風，散發出醉人的濃香，若在往日，汪誠挺喜歡摘一串插在帽子上，說來年青人可眞有趣，他所以愛這樣做，是因爲不久前，跟他一塊兒長大的鄰家姑娘李碧華，偶然把一串白鴿花插在他的帽子上，就這麼的，他以後每當這花開放的時節，老愛摘一串像過去那樣插着，那股濃郁的芬芳，直透他的心坎底深處，給他一種不可言喻的，神妙的，充滿青春氣息的感受。

這些雪白的「白鴿花」，他常喻爲聖潔的，純眞的，而且又經得起狂風暴雨的，山村的處子，一如他心坎深處的花朵——李碧華。

可是奇怪，今兒的汪誠反常地，不可思議地把「白鴿花」冷落、遺忘掉，甚至晨風掠過，芬芳的花瓣兒，飄落在他的頭上，打在他的臉上，他都不理會，似變了個「負心」的漢子。

他是這樣的負心漢麼？不，絕不！

想想吧，昨晚父親的喘咳，惡夢的糾纏與紛擾，還有那壁上掛着的照片……這些這些，充塞，擧繞着他的腦海，叫他那還提得起興緻去欣賞和陶醉在香花美妙的境界裏？

拐了幾個彎，繞過一個山坡，再跨過一條小溪，他踏上了一個小山崗。

這個小山崗，就是汪誠花費了幾個月的時光與血汗，方開闢的一塊芭地。

他來到了山崗，並沒有立刻去鋤地，却把鋤頭靠在一堆腐木的旁邊，把盛茶的瓶子，掛在一根插在地上的樹枝的亞（木旁）上。然後，他跑到芭地中央凸起的一塊土峰上站着，細細地觀覽着一排排，非常整齊，種下不久，剛開始抽嫩苗的胡椒。

這塊芭地，本來是老橡膠園，大多的橡樹經已死去，成了一塊荒地，汪誠覺得失業在家是不成的，沒文的，只好尋武的啦，何況自己又是勞動人家的孩子？父親又年老多病。經過一段極矛盾與苦悶日子的煎熬，終於毅然放棄「白領」的幻想，回到山村的懷抱，舉起鋤頭，開闢荒地。

這當兒，瞧着抽新芽的胡椒苗、嫩葉子上，粘着小小的露珠，在初昇朝陽的照耀下，亮晶晶的閃光，互相輝映着，成了珍珠閃爍的可愛世界，他那陰沉憂郁的臉龐上，漸漸地開朗，漸漸地浮現着充滿希望的光采，低聲自語：

「呵，可愛的芽苗，爲勞動的人民苗長吧！」

「嗤嗤！」兩聲嬌嗔，天眞，清脆的輕笑聲，打汪誠的背後飄來，把掉在沉思中的青年驚醒。

他微微一震，急忙翻轉頭，尋覓笑聲發自何方。他一翻頭，恰好面對着頗爲强烈的陽光，射得他眼睛有些刺痛，並且在眼簾上跳躍着絢爛的彩色，一時叫他瞧不眞切站在前面

十幾步外一叢椒苗背後那人的面貌。

但，只一霎那，他不用再瞧，經已肯定那是誰了。

他裝着不曾發現任何事般地站着，故意把臉撇向另一方面。

過了片刻，汪誠的耳鼓響着輕盈的脚步聲。

「阿誠哥！」少女圓潤的，親切的聲音。

「嗯，是你啊阿華！」汪誠轉過身子，用右手擱在眉上，遮掩着射來的陽光，心裏是樂，是甜，却不免又有些拘謹。

別瞧他外表是個粗綫條的大漢，碰見女孩子的時節，往往顯出忸怩與羞澀，像個小姑娘，尤其是這幾年跟碧華在一塊的時候，他自個也不明白這是爲甚麽？

「今朝的天氣眞好！」少女昂頭仰望着天空向他走來，似在讚賞着蔚藍色的天底下，染着淺金色的，浮動的彩雲，其實，她並不在欣賞甚麽，只是避開汪誠炯炯的目光。

「嗯嗯……眞好眞好！」汪誠傻傻地應着。

李碧華，是個剛屆十八歲的村姑，受過初小教育。他跟汪誠，從小便是鄰居，在一塊兒長大，正是「青梅竹馬」。她的瀲兒是芒果形的，在黝黑中滲出紅潤，閃耀着青春活氣的光澤，一雙眼眸，又大又黑，精溜溜的，晶瑩可愛，眉毛修長，說話的時節，眉梢總愛

輕輕地跳動，小嘴兒呶呶，永遠帶着幾分稚氣，天眞可又掩飾不了蘊蓄着固執與好强的神色。她中等身材，結實中比一般村姑更具逗人喜愛的健美，兩條垂及胸膛的大辮子，靜靜地垂着，腰間繫着一個裝膠絲的布袋子，異常飽滿，不問可知，她是剛割完橡膠的。

李碧華在汪誠的身側停下，十分關切地問：

「阿誠哥，老伯沒來麽？」

汪誠臉一沉，心兒隱痛着低聲說：

「他的身子不大舒服，沒來！」

「我看老伯愈來愈瘦，還是叫他去看看醫生的好，要是眞個病倒了，那可就麻煩啦！」碧華望着汪誠，臉有憂色地說。

「唉……他的脾氣你是曉得的！」汪誠難過地說：「別說叫他去看醫生，誰提起他的病，他就大發雷霆，有甚麽法子呢？」

碧華瞧着汪誠陰郁，陣陣痙攣的闊臉，不禁也輕輕地歎息，臉上罩着雲霧，說：「唉，他老人家眞是的！」

他們靜默着，都沉溺在冥思中……。

「樹膠割完了麽？」汪誠打量着碧華腰間的袋子，和悅地問，打破了令人難受的沉寂

。

「嗯，完啦！」碧華的眼珠一轉，瞥一下袋子，一隻手忙按住袋子的口兒，好像怕人發現裏邊藏着的祕密。惟見她的臉兒一舒，笑嘻嘻地，又有幾分淘氣地，瞟一眼汪誠的帽子，吩咐着：

「阿誠哥，你蹲下來！」

「幹甚麼？」汪誠莫明其妙地睜大眼睛，給她弄得滿頭露水。

「別多問，我叫你蹲下就蹲下嘛！」她笑盈盈地命令着，叫人不能違抗。

「唉，大人啦，還淘氣麼？搗甚麼鬼？」汪誠雖然如此說，輕輕地責備着，但又像個乖孩子，揣着滿肚子的狐疑地蹲下，心裏却是甜絲絲的，十分受用。

汪誠蹲下後，碧華打袋子裏小心地掏出一串「白鴿花」揍在鼻子聞了聞，然後往汪誠帽子上的窟隆插下。

汪誠痴痴地盯着碧華含情脈脈的微笑，激動得久久說不上話。

「還喜歡麼？」

「謝謝你，阿華，我太喜歡啦！」汪誠訥訥地說，他筆尖下的許多美麗詞藻，一個也用不上，都不知飛竄到那兒去了！

「嗤……好個新郎公！」碧華調皮地瞇着眼兒抿嘴說。但，當這句話溜出嘴後，她的芳心也不自由地卜卜跳躍着，臉兒在發燒，血液在奔流。

碧華這麼一說，汪誠突地跳了起來，然而却僵在那兒，痴痴地微笑着，直視着碧華，顫抖的唇皮，許久許久，才擠出一句話：

「阿……華，那，新娘一定是……。」

沒等汪誠說完，碧華臉兒上驀地一陣陣緋紅，嬌嗔地呶呶小嘴兒說：

「我不來啦！」

她一扭身，直向家奔去！

「阿華！」汪誠親切地伸長頸子呼喚着，望着她矯健的步子，飛跳着的兩條大辮子，儼然似隻清晨橡林裏活潑的，可愛的喜鵲兒！

歇望了一會，汪誠摘下帽子上的「白鴿花」，輕輕地貼在唇上，先前臉龐的陰雲盡散，惟見一片無限喜悅的，激情的，青春閃耀的光采！

整個山村在晨光的照耀下，既使是崗子周圍的老橡樹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朝氣！

倏然，打膠林的深處，傳來輕鬆的，揚溢着新生活氣的歌聲：

太陽出來喲，照山村，

田裏麥苗喲，青又青。

三

這些時來，原是平和，謐靜的山村，正潛伏着，或者經已開始蔓延着，刺激着村姑們腦袋的一種新思潮——衝出山村，到城市去，到工場去！

要知道，這是個偏僻的，落後與窮困的山村，姑娘們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即使有，最多只能唸到高小，至於上中學，確絕無僅有啦。

村民們仍存有極濃的「重男輕女」的舊思想，他們多刻苦地供給兒子升中學，期望他們有朝一日學成後，幹一番大事業，過過好日子，以「榮宗耀祖」。女孩子嘛，小小年紀就得跟父母親一塊幹粗活，長大以後嫁人了事。

因此，當這種思潮洶湧到這山村的時節，非常容易地喚醒與刺激她們。

她們將起來，把那道陳舊的，腐迂的思想堤防衝毀。

有許多村姑，因爲文化水平低，頭腦單純，不能明確認識新時代女性的眞諦與工作的意義。她們以爲只要衝出山村，離開廚房，勇敢地走向社會，走向工場，不依賴父母，即是新時代的女性！

這麼的，許多年青的山村姑娘，衝動地，執拗地離開了家庭，到市上去自覓生活。她們並不是輕視勞動，相反的，是更加熱愛勞動，只是他們要在社會上，工場上，以自個的雙手獨立覓生活，否則，就是時代的落伍者。

這種趨勢，一時竟成了一股激流，衝擊着山村的每個角落。

是的，李碧華也不能例外，她正爲這種熾熱的風氣，狂瀾似的思想所困擾與感染。在這村子裏，像她唸過高小的女孩子，究竟不多，而且無論幹甚麼事，她都不肯落人後的。

今晚天氣眞好，天底下佈滿了閃閃爍爍的星星兒，幾朵輕烟似的白雲，緩緩地飄着，圓盤般的月光，非常嫻靜地，柔和地高懸在空中。因爲園中的橡膠樹已衰老，枝葉稀稀落落，遮掩不了月亮的光綫，所以在小徑上夜行的人，簡直不必帶燈。

此刻，在路上有兩個人並肩蠕動着，拖着長長的黑影。

「碧華，別猶豫啦！在家裏割樹膠有甚麼出息？做個新時代的女性，做事應該果敢！」這是嗓音低沉，近乎男聲的女孩子的聲音。一聽這個聲音，村子裏的人，不必瞧她的臉，就曉得那準是「大隻姆」張玉鳳。她是個做事俐落，待人豪爽，不過却有些偏激，男子型的姑娘。

早在一年多前，她就毅然離開了窮困的家，在建築工場上，挑泥扛柱，是個響當當的

女將。在工會裏，更是活躍，是伙子們喜歡包圍的大姐。

「鳳姐，你的話是不錯的，只是……」聲音顯得極爲憂疑。

「只是什麼？難道你捨不得離開阿誠那個自鳴高清，愛發怪論的小子？阿華，別爲了愛情妨礙了前途！」

「不，我……誰說我不捨得離開他？」碧華的臉兒陣陣發熱，心兒突突地亂跳，很難爲情，好在是晚上，對方瞧不見她的窘態。她對張玉鳳給汪誠的批評，並不盡然同意，但是，她並不想爲他辯護，而且在同伴的跟前顯示她存有溫情的弱點。

「那你還有甚麼顧忌呢？」

「你是知道的，我爸爸是個極頑固的人，而且脾氣暴躁，我媽很怕他，不過，我並不怕他，我只是考慮到，我出去工作之後，家裏的樹膠就割不完啦。我是體恤我媽的身子不好，我不在家的時候，恐怕給累壞啦！」

「現在樹膠沒價，不割也罷了！你把賺到的工錢給你媽不是一樣麼？說句不客氣的話，像你爸爸那種勢利眼，頭腦腐朽的人，又死愛面子，眞是時代的罪人！」稍歇了歇，忽然拉着碧華一把，問：「你爸爸不是在埠頭給一家橡膠商燻膠片很少回家麼？」

「嗯！」

「那，更好，你索性別理你爸爸，只要跟媽媽商量就行啦。媽媽總比爸爸好說話。」張玉鳳鼓動着說。

……

她們慢慢地跑着，談着，不是狗兒的狂吠，還不曉得已經到了碧華的家。

她們不約而同地把脚步停了下來。

狗兒瞧清是自個的主人，卽高興地繞着碧華擺尾巴，嗚嗚地低鳴，連玉鳳也不吠了，似意識到那是主人的朋友。

玉鳳握着碧華的手，親切地，友愛地說：

「碧華，勇敢點，你出去工作，才會體會到，生活在群衆中間的意義，在那裏，你可以學到許多東西，跟山芭死水般的生活是絕然不同的，難道你願意永遠依賴父母生活麼？做個寄生蟲？將來被父親像賣物品般的賣給人做老婆？碧華，勇敢點，相信我的話準沒錯！」

「這……好吧，讓我考慮考慮，明晚我給回音！」

「也好！晚啦，我該回去了。碧華，記住我的話，拿出勇氣來！」「大隻姆」張玉鳳，拍拍碧華的肩膀，抬頭望望天空，只見先前光亮的明月，不知甚麼時候蒙上一層薄薄的

黑紗，橡膠樹頂端的枝葉，開始微微地在幌動，輕輕發出呼呼之聲。她眉梢一蹙，歎道：

「唉！天又變臉啦！」

話畢，她即拔腿往小徑的另一方邁去。一霎那間，沒入陰森森的膠林中。

「鳳姐，慢跑！」李碧華提高嗓子喊，却給越來越强的風聲所掩沒。

她歇歇地兀站了一會，才緩緩地回家去，拖着疲憊的雙腿。

她將到門口，「咿啞」一聲，兩扇大門開了一條尺許的大縫，縫間探出一個婦人的頭顱，然後大門開了一扇，人也走了出來。

碧華推開向她爬躍的狗兒喚着：

「媽，還沒睡呀！」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天快下雨啦！」婦人的語調中有些埋怨，但却很慈祥。

「跟阿鳳姐談了一會，躭擱了些時候。」碧華說着隨手把門拴上，母親則站在一邊等她。

這是一間窄小的亞答屋子，正中的桌上安置一盞割膠用的「頭燈」，火焰熊熊地燃着，不斷地搖曳。

在昏黃的燈光中，這個窄小的「客廳」，倒照得很清楚——除了門角堆積一些雜物，

如鋤頭，鐮刀等用具外，唯一的擺設，怕是正中壁上的「神位」，香烟嫋嫋，「金紙」閃爍，在如此深夜裏瞧來，不免有幾分令人毛骨悚然之感。

碧華沒注意這些，她腦袋裏正被許多其他的東西所充塞着，紛擾着。她並沒走向自個的房間，却在桌旁站住，搓着雙手，似在考慮難於開口的甚麼。

「阿華，還不去睡麼？」母親關切地喚。

碧華沒回答母親的話，俯身把原是推進桌下的櫈子拉了出來，凝望着母親，帶着祈求的口吻說：

「媽，你坐下，我……我有事跟你商量！」

中年婦人睜大眼睛，射出疑惑的光芒，一手掠開散在額前的頭髮，顯得很驚異，過了片刻，似乎猜透了女兒的心事，她長瘦的臉盤一舒，露出慈祥與憐愛的微笑，輕聲說：

「晚啦，去睡吧，明朝再談吧，你的事，媽一百個同意，只是你爸爸，他——」

碧華聽母親這麼說，心裏眞有說不出的快活，雙手拉着母親，像個小娃娃似的跳了起來。她一時高興，那還有工夫去深究母親所指的是什麼事？

「唉，現在的女孩子眞不害臊，你媽當年一聽人提起這事，羞得躲在房間裏老半天不敢見人呢！」

母親這麼一說，直把碧華置於五里霧中，震震地愣在那兒。

「傻妹，怎麼啦？」婦人以爲女兒是在想心事，或者給自己說羞了，她輕輕地搖搖頭，管自咕嚕着：「阿誠那孩子，人是頂勤勞自愛的。唉，只是生不逢辰，苦苦讀完中學又找不到工作，眞是苦命孩子！說得是，只要人品好，勤勤謹謹地，還怕餓肚子麼？可是，唉，你爸爸却嫌人家窮……」

這當子，碧華方恍然大悟，母親所說的是她的婚事，眞個表錯情，叫她有點啼笑皆非。她呶呶小嘴，把母親硬硬的按坐在櫈子上，似嬌似嗔地說：

「媽，你眞糊塗，想女壻想昏啦！我要跟你商量的不是這事！」

「哦，甚麼事？」聲音有些驚愕。

「媽，我決定跟鳳姐她們到外面去工作！」碧華的音調突然變得非常堅決，而且冷靜，連自個兒也不理解這是甚麼力量促使她的。

婦人瘦弱的身子微微地一震，滿臉驚疑的神色，瞪大灰暗的眼珠，急問：

「這……唉，傻妹，家裏的樹膠誰來割呢？再說，拋頭露面在外工作，像甚麼？家裏雖窮，還不至於要你到外頭去做工。就是我答應，你爸爸肯麼？去睡吧，別胡思亂想！」

婦人站起身，和藹地吩咐了一番，轉身要進卧房去。

驀地，碧華拉住母親的手臂，把母親硬生生的翻過臉來，婦人臉上露出無可奈何及泛着薄薄的惱色。但是，轉瞬卽逝，旋又顯出慈和的微笑，說：

「怎麼？不聽媽的話？」

碧華一手揉着辮子，眨眨大眼睛，嘴兒噘得很長，如個受委屈的孩子，她蹙眉沉思了一會，然後十分鎭定地分辯：

「媽，不是我不聽你的話，是你的腦筋太舊啦。現在的時代不同啦，女孩子跟男孩子一樣的。到外面去工作有甚麼羞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們的村子，有不少女孩子到外頭去做工。我獃在家裏，反給人家笑話。那幾條老樹膠不割也罷，我賺了錢，全交給你就是了。媽，你無論如何都得答應！媽……。」

婦人原是頂疼愛女兒的，平日甚麼事都依着她，今兒給她這麼一纏，自己的主意立卽起了動搖，望着女兒，皺皺眉，躊躇了許久，歎了口氣，十分勉强地緩聲說：

「傻妹，你不怕爸爸麼？」

「不怕！」碧華鼓漲着腮兒，堅決地說。

「唉……好吧，半夜啦，明朝再談吧！」

「媽，你同意了？」碧華興奮地喊了起來，手一摔，把辮子甩到腦後，蹦跳着。

婦人拉長着臉，沒有回答，長長地吁着氣，掀開門簾，進卧房去了。

碧華沒卽刻回房去，傻傻地呆站在那兒，似凝神在想甚麼。油燈的火焰在幌動着，映着她紅潤的臉兒，慢慢地浮泛着喜悅的，激動的，勝利的，青春光采的微笑！

她心底明白，母親雖然沒開口允諾，但是，她那樣默不出聲，就是答應無疑。

父親那副橫蠻的，兇暴的，令她厭惡的尊容，曾在她的腦際顯現，給她興奮的心情投下陰影。不過，很快就消失了！再也不能叫她戰慄與退縮，反而激起她反抗的勇氣與毅力。

呼呼呼！一陣狂風刮到，屋面的亞答，給刮得沙沙作響。冷風打板縫襲了進來，桌上油燈的火焰「卜卜」地爆跳了幾下，幾乎被吹滅。

碧華這才驚覺，只覺屋子四周的果樹，膠林，在狂風中動盪着，怒吼着，端得駭人！然而，此刻的碧華，臉上毫無懼色，顯得極鎮定，有信心，端起「頭燈」，回自己的卧房去。

呼呼呼……。

四

是個陰沉，濛濃的早晨！

呵，灰暗的天幕下，浮盪着一朵朵重甸甸的烏雲，慢慢地飄向天際，已開始散去。

瞧，已是八點半鐘啦，眺望東方，依舊籠罩着迷迷濛濛的霧氣，不見升起的朝陽。

山村一片寧靜，一陣風兒刮過，把昨夜濠雨留在橡樹葉子上的水珠，搖得「沙沙」地滴下，到處濕碌碌的，低陷的地方還積着「脚眼」深的水，不用說，今朝是不能幹活啦！

汪忠民吃過早粥後，沒甚麼可做，坐在「五脚基」的矮櫈子上，吸着「蘿葛草」，不時不時拉長瘦細的頸脖子望望天空，臉上老蒙着不奈煩的神色，深深地吸着烟，瞧樣子似要出門。

「汪汪汪」，小黃狗豎起尾巴，在屋角外狂吠着，接着傳來婦人的咒罵聲。

「黃仔，打絕你！」汪忠民厲聲喝罵着，並且隨手把小半截的烟頭扔掉，站了起來，眼望着狗兒狂吠的屋角處。

小黃狗也眞聽話，聽到主人的呼喝，立刻住了吠聲，回到主人的身畔，嗚嗚地搖着尾

巴。

這會，汪老頭才瞧清楚啦，打屋角轉出一個矮胖的中年婦人。她是本村出名的長舌婆王嫂，可是，大家私下都喚她「矮姆仔」。

汪老頭見是「矮姆仔」，摺皺的臉龐一暢，笑着打招呼：

「哦，是王嫂，去下埠麼？」

這個「矮姆」王嫂，可眞矮胖得有點滑稽，滾圓的肥臉，肚兜挺突，一雙象脚板穿着比脚略小的拖鞋，細眼不停地眨，厚闊嘴唇翹翹。她說話老愛把事情誇大，兇兇險險的。現在見了汪老頭，肥臉似笑非笑，拉長嘴巴，叨叨地嚷着：

「今朝晨眞衰，一起身在大門邊滑了一跤，差點勒到腰骨；一出門，又差點給你家阿黃仔咬到屁股……眞眞大吉利市！」

汪老頭含着笑望着她，並不搭腔。

王嫂右手挽着個大籐籃，瞧樣子很沉重。左手挾着把紙傘，駐足站在汪老頭的跟前，闊嘴一張，細眼在翻，沒等汪老頭說話，管自嘮叨着：

「唉，落水天，割杞不到，摘幾個檸檬仔跟幾粒鷄蛋去埠頭賣，換換咸淡！」

「嗯，山芭人，沒變啦！」汪老頭隨便應着，抬頭向外探望，說：「不知還會落水麼

？我也想下巴剎買點咸淡哩！」

「落了一夜，我看不會啦！你看，今下天光多啦，要去麼？有伴一同去好咯！」王嫂把籃子放下，昂頭望了一會，十分把握地說。

「好，那，王嫂進來坐坐，我換件衫去！」汪老頭說着，轉身入屋去了。

王嫂將籃子擱在門邊，搬動肥腿，跨進屋子。她並沒有坐下，却在屋子裏東張西望，見屋子裏堆積着的雜物，零亂不堪，幌幌頭顱，輕輕地歎着氣。

這時，正好汪老頭打卧房出來，還扣着上衣，王嫂細眼一翻，繼而瞇着，好一會才掀動闊嘴，顯得十分關切地說：

「阿汪伯，不是我王嫂多嘴，愛管閒事，你該娶媳婦啦。阿誠也不小啦，你這個家也該有個女人料理料理才行！」

汪老頭微笑着，歎一聲說：

「話是不錯的，我何嘗不是這樣想！可是，唉……像我們窮人家，誰家的女孩肯嫁來呢？」

「阿汪伯，別老往壞處想，像你阿誠又勤勞又有學問的後生哥，還怕找不到媳婦？這個媒我王嫂是做定啦。錢銀的東西，今下沒，將來還驚賺不到？」王嫂蠻有把握地接着說

：「我看碧華常跟你家阿誠在一塊。碧華是個好姑娘，娶過來，保你丁財兩旺。」

汪誠正在房間裏寫東西，對於王嫂這種婦人，他是挺不願意跟她搭訕的，因此他索性不出來。此刻聽她這麼一說，下意識地把筆桿擱下，臉在發燒，心兒在狂跳，既興奮又難爲情，希望她趕快離開。

「嗯，碧華那孩子很不錯，只怕……。」

「阿汪伯，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只要你來日抱孫，不要忘記阿王嫂就好啦，哈哈……」王嫂越說越興奮，說得口沫橫飛，手舞足蹈，好像大事已成。

「好，我們走吧！」汪老頭向着兒子的房門說：「阿誠，那裏都濕濕的，不必去椒園啦，看家好啦！」

「哦」汪誠低聲應着。

王嫂的細眼一睜，愣了一會，復又笑說：

「我不知阿誠在家，好在沒說他甚麼！」

脚步聲與談話聲，漸漸地遠去，這間屋子，連這個山村，又回復了平靜。

汪誠呆呆地坐在書桌前，前後的文思，已被擾亂，再也無法續上。

父親跟王嫂走後，他沒有，亦不想重新提起筆桿，他向來討厭「矮姆仔」的油嘴，而

如今却例外地對她剛才說的那番話沒有絲毫的厭惡，反而深深地刺激着他的心房，把他引入冥想的美麗境界裏……。

「阿誠哥！」潤滑，甜甜的嬌嫩之聲打房外傳了進來。

汪誠一驚，忙推開椅子站了起來，惶惑地急問：

「誰呀？」

本來這個聲音對他是極爲稔熟的，只是來得太突然，而且又是當他沉醉在幻夢中，所以沒有聽清就驚叫起來。

他的房門是虛掩的。當他準備出去的時節，他的房門已自動地開了半個臉兒大小的縫，在縫間嵌着個笑容可掬，俊秀的臉兒，櫻唇輕啓，細聲問：

「我可以進去麽？」

「哦，可以可以！」汪誠一面應着，一面慌忙地收拾房內的東西，尷尬地，訥訥地說：「亂糟糟，猪窩似的。」

碧華進了房間，站在桌邊，向整個房間掃視了幾回，覺得房間雖然有些簡陋，由於擺滿着書本，充滿着文人的氣息。

不是麽？台子前及左面，安置了幾個用牛奶箱釘成的書架，架上整齊地排列着各類的

書籍及文藝雜誌。書籍却以文學名著居多。壁上除那張全家福的舊相外，還貼着魯迅，屈原及高爾基的畫像。桌子上堆了不少文藝刊物，報紙跟幾本文藝書籍；桌面正攤開一本原稿紙，上邊有三四行墨汁猶未乾的字。

碧華首次進入這個書齋，不，是王老五的卧室，儼然到了另一個境界。

多年來，汪誠常把新購的好書跟雜誌，借給她閱讀，這，令她感激銘心，永遠不會忘記汪誠給她的熱誠幫助，極力引導她向前邁進！

汪誠瞧碧華對他的卧室這麼細心地觀覽，臉龐越來越熱，一片緋紅，很有點窘，傻傻地站在她的身旁。過了一會，才訕訕地說：

「坐！坐！」

「碧華不客氣地在先前汪誠坐的椅子坐下，盯着桌上的稿子，滿懷喜悅地說：

「在寫稿子麽？」

汪誠坐在桌子的側邊，碧華一問，他卽隨手把稿子收拾好，應着：

「是的！」

碧華隨手打桌上拿起一本書，仔細地瞧着它的封面，然後翻翻裏頁，像是全神貫注在讀着。

汪誠是個不善言詞的伙子，他似有許多許多的話要說，可又不知打那兒說起，只好獃獃地凝視着跟前的鄰妹妹。

汪誠跟碧華這樣坐在一塊，這樣細細對她端詳，還是第一遭。碧華的臉兒雖然不曾塗抹脂粉，可是瞧來是那麼的潤澤，閃着紅光，泛着青春的，有活氣的，惹人喜愛的神采，精溜溜的大眼珠，射出灼人心弦的光輝。當她讀書的時候，長長的眉毛梢尖，不時不時輕輕地跳動着。

這麼的瞧着，王嫂的話，很自然地湧現腦際，使汪誠的闊臉龐陣陣發燒，心兒怦怦亂跳，全身的熱血在激流着。

不過，只一霎那，他又回復了冷靜，微笑着對碧華說：

「這本文藝小說，是上禮拜拿了點稿費買的。如果你喜歡，就拿去看吧！」

「嗯，好的！」碧華把書本放下，對汪誠嫣然一笑，說：「誠哥，好久沒讀你的作品啦，最近寫得不少吧！」

「近來寫得很少！現在剛開始寫一篇較長的！」

「讓我預祝我們山村的大作家，一舉成名天下知！」碧華刁皮地做個鬼臉，笑着說，並沒絲毫諷刺的意味。

「別開玩笑啦！」汪誠最怕碧華的舌頭，趕忙把話岔開：「嗯，阿華，你來時有碰見矮姆麼？」

「沒有！不過，我瞧見她跟你爸爸一塊出去的。我頂討厭她那張油嘴，儘愛說人長人短！」

「哦！」汪誠慶幸先前王嫂的一番話沒給碧華聽見，不然，那是多叫他難爲情的。

「誠哥！」碧華突地臉色很莊重，方才那種天眞的稚氣，已完全消失。

「甚麼事？阿華！」汪誠有點緊張，心兒七上八下地猛跳。瞪着她問，以爲她要提起有關他們間的事。

碧華避開汪誠的目光，望着魯迅的畫像，似乎要打那取得一些勇氣，然後聲平氣和地說：

「誠哥，我決定跟鳳姐她們一塊到埠頭去工作，我相信你會同意的！」

「怎麼？你要出去工作？」汪誠的臉龐一緊，非常驚訝地說：「這……爲甚麼？」

「沒甚麼！作爲一個新時代的女性，老關在家裏，沒出息！」碧華學着張玉鳳的口吻，慢條斯理地說：「你是知道的，村子裏有不少的女孩子，衝出了家庭，到社會上去獨立生活，就是當勞工也是極光榮的！」

「阿華，你的話是不錯的，只……。」

「誠哥，我一直不相信鳳姐對你的批評！我很高興，你贊同我的決定！」碧華沒讓汪誠把話說完，即搶先塞了上去。因爲她是個口快心直的女孩子，最厭煩聽汪誠那許多「但是」，「不過」，「然而」……那後面一大堆的大道理。她向來認爲汪誠對任何事情考慮太多，折人銳氣。

「不，阿華，我不同意你出去！」聲音很堅決，很認眞，一反過去說話吞吞吐吐，拐彎抹角的性子。

「你……爲什麼？」碧華瞪大眼眸，心裏在打鼓。

「阿華，我不管鳳姐她們批評我什麼。我有我自己的個性與看法，對舊思想的斗爭，那是新時代女性跟男性同樣應有的勇氣！不過，我覺得，鳳姐她們有時只看事情的一面，一味盲目往外撞，卑視山村，是錯誤的！」汪誠冷靜地說。

「這是你對鳳姐的偏見！」碧華有些生氣。

「不，我對她毫無偏見，而是根據實際情況而說的！」汪誠分辯着。

「難道你要我們永遠關在山芭，悶在家裏麼？」碧華鼓起腮兒，盯着汪誠，不服氣地說。

汪誠瞧碧華生氣了，卧室裏的空氣充滿着爆炸性，如果自己不好好地給她解釋，一味蠻爭，是沒有結果的。末了，他微笑着，和藹地緩聲說：

「阿華，你誤解我的意思啦！我覺得，只要用我們一雙手去勞動，在工場上跟在山芭，都是一樣的，同是一個目的生活，爲什麼一定要拋棄家園的工作，到城市去，或者到工場去？如果說，那樣才顯示出自己是個新女性，那是很幼稚的！再說，市上有不少失業的工人，我們爲什麼要去搶他們的飯碗呢？我們自己的家園，正需要我們去開拓，去墾植……華，我們都是在山村長大的孩子，我熱愛山村的生活，更喜歡勞苦人民那樸素，誠摯的性格。瞧我，辛辛苦苦地唸完中學，找不到工作，這個痛苦的滋味，是旁人不能體會的。可是，當我想通了，在山村裏勞作並不可恥，而且準備好好地做一些事……我們的村子雖然還有一些舊風氣，那，也是窮苦之故呀！現在大多女孩子不都在上學麼？再說，你出去了，家裏的樹膠誰來割？」

碧華給汪誠這麼一說，一時啞住了。不過，當她想起鳳姐的話，立刻秀眉一挑，並不答汪誠的話，氣憤地高聲說：

「哼，你不必拿一番大道理來壓我！你不要女孩子離家，明明是自私自利，封建的思想！我一向把你當作我的導師……沒料到你……這樣落後，沒出息！」

說畢，碧華不讓汪誠有辯白的機會，臉一拉，站了起來，辮子往後一甩，轉身跨出房門，直向外邁去！

她不意竟一脚踩在小黃狗的尾巴上，狗兒「央央」地慘叫。她眉頭一蹙，即拔開腿，頭也不回地，三步并作兩步，一會兒，消失在屋角後的膠林。

汪誠呆了一會，愴惶地追了出來，喊着：

「阿華，你的書……。」

當他出到「五脚基」，伸頸外望，那還有碧華的踪影？只見濘泥的門邊，留下深深的脚印。

他手上拿着一本書，顫顫地站在那兒，臉上現出一片茫然……。

許久許久，他才悠悠地歎了口氣，沉聲自語：

「華，希望有一天你會明白我的話是對的！」

不知甚麼時候陰雲已散去，和熙的陽光照在汪誠的闊臉盤上，把剛才的陰影掩沒，慢慢地浮現出堅定信心的神彩！

五

這是一條小溪，彎彎曲曲宛如一條長蛇，伏蟄在膠林裏，由於昨晚下了一場濠雨，水漲得幾要氾濫，原是清澈游魚可見的，如今黃橙橙的，異常混濁，而且滔滔滾滾，水勢喘急，發出低沉的吼聲！

有一個少女兀坐在溪邊一棵大橡樹的一條粗大的浮根上，直瞪着溪水長流，有時下意識地打地上撿起一粒橡膠仔，使勁地擲入溪中，濺起幾朵小小的水花。有的飛射在她的臉上，她似無覺察。一陣微風掠過，飄落數朵「白鴿」花，有一朵恰巧落在她的頭上。她小心地把「白鴿」花拿下，輕輕地在鼻上貼了貼，忽而氣憤地一把扔在溪流中，低聲自語：

「去吧，跟着溪流到大海中去吧！」

這個少女並非別人，正是李碧華。她打從汪誠那兒一氣而走，却沒回家，只是在橡膠園裏無目的地亂跑，滿肚子的氣沒處洩。

怎不叫她痛苦？怎不叫她氣憤？她一向尊敬與心愛的人，竟斷然不同情她，要她做舊時代的奴隸！她越想越氣，把汪誠列爲她父親那一類腐朽，無藥可救的「沒落者」。在激

忿的當頭，她那還有心思，更不必說把汪誠的話再仔細地思考一下。

汪誠一向順着她的性子，從不敢頂撞她，如今……他……。

她在膠園裏亂轉了一陣，漸漸的，才平靜了下來。無意中，她來到了這條童年時常跟汪誠一塊在這釣魚的小溪。她有些倦啦，不管橡膠根是乾是濕，或是骯髒，卽坐了下來。

瞧着滾滾的溪流，叫她剛稍平靜下來的心緒又掀起了漪漣。只見她胸前簸動得極厲害，臉兒漲得通紅，氣喘喘地喃語：

「我……我不能再獃在這落後的山芭！我一定要撞出去！好像溪裏的流水一樣，衝到那廣闊的大海洋去！」

「嗤嗤！」似有人在竊笑。

碧華卽時驚覺，抬頭像四周張望，並且站了起來，可又沒發現甚麼，她搖搖頭，暗自好笑，歎了口氣，罵道：

「眞是活見鬼，那兒有人？」

當她正要轉身之際，驀地打一棵膠樹後閃出一個小姑娘，扮着鬼臉，張開雙臂，作餓虎擒羊狀，嘻嘴張牙，「哇」地一聲，撲了上去！

碧華嚇了一大跳，向後退了數步，不小心，脚後跟踢着樹根，險些栽倒。

她定眼看時，在前面站着的，竟是她的小妹妹李碧珠。她正摟着肚子，笑彎了腰。

碧華臉一沉，很不高興地責備着：

「阿珠，你這淘氣鬼，眞嚇死人啦！」

碧珠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長得頗爲秀麗，模樣兒跟姐姐碧華十分相像，只是個子較爲清瘦，短短的兩條小辮子，直直地翹起，羊角兒似的，樣兒挺天眞活潑。她見姐姐動了氣，伸伸舌頭，將嘴裏的膠糖吐了出來，隨後又呶呶嘴兒，眨眨眼珠子說：

「好，算我不是！我以後不敢啦！別瞪着那麼大眼睛嚇唬人好麼？姐姐。」

碧華聽妹妹這麼一說，才曉得自己因爲心情不好眞個動了怒氣。她是很喜歡這個妹子的，惟有一樣，就是討厭她愛淘氣。她臉龐一鬆，微笑着說：

「阿珠，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我是才來的，瞧你獃獃地望着水溝說話，我……我才忍不住笑出聲來！」

「噢……。」

「嗤嗤……」碧珠抿嘴笑着，向姐姐眨着鬼眼，滿腹鬼胎地，刁皮地說：

「姐姐，你……又在想阿……誠哥麼？」

「哼，我才不想他呢！」碧華忿忿地說。

「哦？姐姐你們鬧撇扭麼？看你生這麼大的氣！」

「好啦，多嘴婆，我們不談這個……」碧華站近妹妹，帶着不耐煩及教訓的口吻說：「不在家裏幫媽媽做點活，跑來這裏幹麼？」

「還罵人呢！找你啊！」碧珠呶長着嘴頂上。

碧華的眉梢一挑，疑惑地問：

「找我幹嗎？」

「我才沒工夫找你呢！我到阿誠哥那兒去了一趟，他說你剛走，我在膠園裏亂跑，你看，我的腿都給草割破啦！」碧珠抬起右脚給姐姐瞧。果然在她的小腿上畫了數道殷紅的血痕。

「哦！」碧華有些歉然，忽而記起妹妹還沒答覆自己的話，不知誰在找她？即問：「阿珠，究竟誰找我？」

「爸爸！」碧珠用手揩去腿上的污跡，不經意地應。

「爸爸？他甚麼時候回來的？」碧華微微一怔，心裏感到一陣迷惑，一把拉住妹妹急問：「他找我幹麼？」

「你出去後就回來啦！他叫我把你找回來，但，沒說做甚麼。反正你回去就曉得啦！

！」

「噢！我們走吧！」

她們姐妹倆一先一後，穿過膠林，望家跑去。

碧華滿腹狐疑，在忖度父親找她的原因。默默地思索了許久，終於找到了答案，心想：

「一定是媽告訴他我要出外去找工作做，他反對。哼，他就是那個腐朽腦殼，我一定要跟他爭。媽怕他，我才不怕他呢！」

碧珠是個愛說話的女孩，叫她閉着嘴巴走路，是極不耐煩的。她不時轉過頭來，瞧姐姐似在垂頭沉思，而且臉色在變幻着，有時又咬緊唇皮，很是激動的樣兒，禁不住問：

「姐姐，你在想甚麼？」

「沒想甚麼！」碧華隨口應着，連頭都不抬，似乎仍在考慮一件甚麼心事。

「姐姐，爸爸跟媽媽好像在談你的婚事！」碧珠晶盈盈的眸子盯着姐姐，天眞地微笑着說：「幹麼愁眉苦臉的？該高興才是呀！」

「小鬼，瞧我揍你！」碧華臉兒一陣紅暈，舉起手，欲揍狀，繼而長歎了一聲。

碧珠又翻過頭來，皺皺眉，又鼓鼓腮，不解地問：

「姐姐，我眞不明白，你跟阿誠哥究竟是怎麽回事？他拉着臉也是長吁短歎的！快辦喜事啦，還發甚麽愁呢？」

碧華沒理妹妹說些甚麽，似突然想起甚麽事，拔腿趕上妹妹，追問：

「阿珠，爸爸發過脾氣麽？」

「沒有呀，瞧樣子頂高興的哩！可是媽——」

「媽怎樣？」碧華心兒突地猛然一跳。

「媽好像不很高興！」

「哦？」碧華更弄得滿頭霧水，猜不透是怎麽回事，她心想：「難道不是談阿誠麽？」

一陣狗兒的歡呼聲，她們姐妹倆已到了自家門前啦。

「姐姐，沒我的事咯，你進去吧！」碧珠調皮地做個鬼臉，撲嗤地一笑，轉身打後門進廚房去了。

碧華在門階猶豫了一會，才跚跚地走進屋子。

恰好，一個瘦長的中年人打卧室裏出來。

「爸爸！」碧華不知怎地拘謹了起來，垂眼站着，心兒卜卜地跳着。

「哈哈……阿華啊，你上那兒去哪？」碧華的父親李狗，把小半截香烟扔在地上，用脚踩滅，咧開薄薄的闊嘴，露出兩排殘缺的黃黑的牙齒，似乎很開心地笑着，坐在長條櫈上，一脚架在矮櫈子上，不住地搖着。

他——李狗，是在市上一家橡膠廠做「萬律」，很少回家，一向對孩子們不很關心。雖然他有個不算壞的家，可是，他却喜歡在外頭過着不受拘束的浪子般的生活，碧華不愛親近他。

「沒上那兒，在膠園裏，爸爸有甚麽事麽？」碧華極不自然地說，巴不得馬上離開。她素來最討厭跟父親說話。

「哈哈……阿華啊，你爸爸爲了養活你們，一直在外頭工作，難有機會跟你們聚聚，嗨，做人家父母的，那個不疼自個的骨肉的？今天，嘿，是的，今天爸爸要好好地跟你談談，你先坐下來！」李狗重新燃上一支香烟，指着前面的一張櫈子說。

「哦！」碧華眉梢一蹙，坐了下來，似個被審訊的犯人。

她每每在母親跟前說不怕父親，可是，一見着父親，即畏懼，原有的倔勁却不知那兒去了。

沉默了片刻。

碧華如坐在針氈上，十分不好受，爲了打破可怕的沉寂，她隨便問：

「媽呢？」

「大概去菜園割菜去了吧！」李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緩緩地說：「阿華，做爸爸的因爲窮，沒讓你上中學，心裏很難過……唉……。」

「爸爸，這我知道，我不怪你！」碧華心裏一直在打鼓，怎麼今天父親突然疼起自己來了？難道我過去錯怪了他？這……。

「唸多點書當然好，但是……唉，今天多少高中畢業生沒事做，文憑成了廢紙。好像鄰家的汪老頭，省吃儉用的，撐着第三期的癆病給兒子唸中學，結果呢？文憑是到手啦！可是，那個傻小子阿誠仔，還不是照樣拿「脚鋤」？」李狗斜瞟一下女兒，叨叨地說：「這樣的後生人眞沒出息，守着幾「依格」老樹膠，看他一輩做死牛，出不了頭！」

李碧華聽了父親這一番話，爲之一動，接口說：

「你主張阿誠哥出外找工作？」

「當然！瞧你爸爸，目不識丁，十幾歲就跟你叔公漂洋過海找生活！」李狗很驕傲地輕輕地笑着說：「嘿嘿……雖然我沒發大財，總算白手成家，養大了你們，目前還有一份十分淸閒的差事！嘿嘿……如果老板歸了天，小老板當政，那……哈哈……。」

「爸爸，小老板很看重你麼？」碧華並非爲父親的事高興，只是隨便問問而已。

「嘿嘿……不錯！」李狗習慣地捋了捋下巴的短鬍，直瞟着女兒，瞇起眼睛，慢吞吞地說：「不過……。」

碧華從來沒有跟父親像今天這樣坐下來長談的。今兒父親東拉西扯的，談了那麼許多沒頭沒腦的閒話。他究竟在要什麼把戲？叫碧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瞧他的神態，他的談吐，着實叫她不耐煩。於是，她站了起來，找藉口離開：

「爸爸，沒事了吧，我幫媽去！」

「別忙，爸爸還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呢！坐下！」李狗急忙阻止女兒。

「唉……。」碧華呶呶嘴，厭煩與焦躁地仍坐在原位。

「阿華，你在家沒好好地過過舒服的日子，爸爸很過意不去，那個父母不疼子女的？」李狗顯得很慈祥，又扔掉一截烟頭，繼續說：「阿華，你已經長大啦！爸爸爲了你的未來幸福，爲了不叫你再過苦日子，爸爸已經替你找到了婆家……。」

「什麼？這……」碧華睜大眼珠，顯得極爲驚異，不禁臉兒泛起一陣緋紅。她心下忖道：「必定是阿誠哥……但……爸爸不是嫌他沒出息麼？恐怕不是他，那又是誰呢？」

「嘿，爸爸給你找的人，准不會錯的！那像你媽，眼睛看不到三吋遠，儘發女壻狂，

却不爲女兒着想！」李狗捋捋下巴，興奮地說：「阿華，爸爸是爲你好，聽爸爸的話，准沒錯！」

碧華聽父親這麼一說，心底明白，他說的人當然不會是汪誠。她雖然剛才跟汪誠嘔氣，對他不客氣的批評，可是，她對他的情意早已根深蒂固，絕非三言兩語可以磨滅的。

此刻，她的心緒非常紊亂，令她陷入迷惘。她極力克制自己，使心湖的漣漪平靜下來，並設法對付父親。

瞧碧華垂首沉默，李狗以爲女兒答應了婚事。他不斷捋鬚，得意地，幾是妄形地狂笑着說：

「哈哈……這門親事眞令人痛快，以後誰還敢看輕我李狗？哈哈……合興膠廠的「萬律」，變成了親翁，哈哈……。」

「爸爸，你……。」碧華瞧着父親那個得意忘形的醜態，渾身不自在。本是個口齒伶俐的姑娘，由於心急，竟訥訥說不上話。

「哈哈……阿華，以後你可以好好地享福啦！」

「爸爸，你說的是那個叫甚麼羅拔的阿飛仔麼？」碧華瞪着父親，面呈慍色，厲聲問

「嗯，正是羅拔！」李狗不斷地捋着下巴的短鬚，打他的臉龐上顯露出不能抑制的興奮與得意。他一時昏了腦袋，並沒有留意女兒的臉色，竟然注視着神壇，靜默着，似乎向神明感恩，雖則他平日不曾上過一支香。

過了一刻兒，李狗裝出極慈祥的樣兒，向女兒說：

「阿華，你也眞是的，前回羅拔上我們家來，你却不理人家，差些誤了大事，過後，你爸爸向他賠了許多不是，總算他是見過世面的人，心胸闊，沒計較。像他那樣有錢有勢的闊少爺，追他的小姐眞不知有多少，一點也不假，我親眼瞧見的，可是他却一個也沒瞧上，却只鍾意我李狗的女兒！這個機會千萬不能錯過，乖孩子，以後要聽爸爸的話！」

「爸爸！以後別再提那叫人見了就作嘔的阿飛！」碧華站了起來，實在再也抑不住心頭的厭惡與忿憤，堅決地說。

她的辮子使勁一甩，轉身欲出去。

「站住！」李狗一聲暴喝，跟着跳了出來，臉色鐵青，眼珠射出攝魂的獰光。

碧華瞧見父親那個兇相，不禁一震，站在那兒，胸口起伏，牙齒咬着唇皮。

「阿華，聽爸爸的話是沒錯的！」李狗此刻才發覺自己實在太衝動了。他心底明白，女兒的性子極爲倔强，如果一味硬壓，恐怕反把事情弄糟了。於是，他把嗓音壓低了些，

儘量顯得和祥，而且表現出一副極疼愛女兒的神情，輕輕地說：「爸爸完全是爲你好啊！」

「哼，爲我好？把自己的女兒拿去餵色狼？揭穿了，還不是貪圖幾個臭錢？」碧華漲紅着臉兒，咬牙切齒地，忿忿地說。

李狗一時被女兒問得啞住了，頗爲狼狽。

碧華忽而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股勇氣，霎那間變了一個人，再不像先前的拘謹，只覺渾身的血液在沸騰，幾要爆炸啦，無法按捺住，沒等父親開口，卽又唬起大眼珠，大聲說：「還是好好回家割膠吧，別打女兒的壞主意！」

「甚麼，你……你敢頂嘴？還……教訓我？」李狗氣得眞個七竅生烟，額角暴現出筷條般粗的青筋，眼睛睜得突突的，儼然一隻受了傷，瘋狂的猛獸，向碧華撲了過去，一把抓住她，狠狠地揚掌向她的臉兒摑去，吼着：「畜牲，畜牲！沒天沒地的畜牲！看我宰了你！」

碧華的嫩臉上，驟然浮起幾條交錯的青紫指痕。她緊緊地咬着牙關，沒有哭喊，掙脫了父親，狂奔向膠林的深處……。

「姐姐，姐姐……」碧珠打廚房驚慌地跑出來，嘶聲喊着，帶着咽音，隨尾追了出去

。

李狗萎頓在條櫈上，雙眼翻白，嘴角滲出白沫，渾身顫抖，喃喃自語：「完啦……完……啦！畜……牲……。」

六

「爸爸，藥煎好啦！」碧珠端着一碗藥湯進卧室來。

躺在床上的病人，却是李狗。瞧樣子似病得不輕，顴骨峋嶙，眼眶深陷，滿腮鬍鬚，微微喘着氣，聽到女兒的呼喚，也不理睬。

「爸爸！」碧珠把藥安放在床前的桌子上，輕輕地叫：「吃藥啦！」

李狗手一揮，瞪大眼珠，憤怒地說：

「拿出去，我不要吃！」

「爸爸，你……。」碧珠心裏一急，眼睛一紅，一串淚珠滾了下來，切切地說：「媽吩咐過，煎好就叫你吃的！」

「你……哭什麼；爸爸還沒死呢！」李狗一脚把被踢開，喘喘地，粗暴地嘶喊。

碧珠垂手站在那兒，涔涔淚下，不知如何是好。自從姐姐離家後，父親不久就給頭家辭了工，回家來盡拿母親發脾氣，成天喝酒嘔氣，母親含淚屢勸不聽，儘糟踏自己。有一回，竟醉倒在膠園裏的小徑旁邊，過了一夜，淋了一場雨，結果就病倒啦。近日來脾氣更

是暴躁，無緣無故也摔東西，兇狠地罵人。母親早早起來割樹膠，又得種菜，也眞夠累了，服侍父親，當然只有碧珠了。

李狗瞧女兒站在那兒，竟敢違抗他的命令，不把藥端走。他覺得，難道自己以往的威嚴，全都消失了？眞是個垂死的病人麼？他瞪着那碗熱騰騰的水藥，越看越生氣，灰暗的眼珠，暴射出不能抑制的，憤怒的光芒，胸口愈來愈劇烈地動盪着……。

碧珠背着父親站着，垂頭用衣角揩着淚汁。

屋子裏陷入可怖的沉寂。

李狗一手攀着床桿，一手支着身子，掙扎着坐起來，額角冒着汗珠。

倏然，他使勁地揮動枯瘦的右手，將桌上那碗藥湯打翻，嘶聲地，粗暴地罵道：

「×你媽的，我……就不吃這些鳥藥，看……老子死得了麼？咳咳……。」

碧珠驀地聽到碗打破聲及父親喝罵聲，駭得渾身顫抖。待看見父親癱在床邊，雙眼翻白，氣喘得很急，嘴角溢出一灘白沫，搥搥欲墜。

這一嚇非同小可，她立刻上去扶着父親，哇地一聲哭了起來，並悽切地抖抖地叫：

「爸爸……爸爸……你……你不要嚇我！你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嗚嗚……。」

過了一會，李狗才悠悠地打昏迷中醒轉過來，瞧見驚恐的，淚汪汪的女兒，喘喘地說

：

「孩子，我……我死不了！我……我一定要把……那渾帳羅……羅拔揍他媽的一頓，我……。」

碧珠見父親醒轉過來，才稍爲鬆懈，方才緊張得令她窒息的心兒，抽泣着輕聲說：

「爸爸，你歇歇吧，不要多說話！」

李狗還想牢叨下去，可是氣喘得緊，每每話到了喉嚨又吐不出來，這才氣餒地歎道：

「孩子呀……難道……爸……爸……眞……要死了麼？咳……咳……。」

「爸爸，你別胡思亂想，好好地歇歇。吃了藥，很快就會好的。」碧珠安慰着說。但，當她說話時，心裏却一陣陣刺痛，淚珠又抑不住地泉湧出來。她怕父親看見，急忙偏過頭去，裝着替父親把脚上的被拉好。

「你……媽呢？」

「下巴剎賣菜去啦！」碧珠細聲應。

「沒米了吧？他……媽的，又要吃……藥！」李狗痛苦地說。

「爸爸，你好好養病，別操心這些！」碧珠輕輕地歎了口氣，極力安慰着。

她何嘗不明白，米早就沒啦。還不是多虧阿誠哥幫忙？你想想，現在是雨季，割不到

樹膠，就是辛辛苦苦種的一點蔬菜，也被雨水沖死了，長不起來。連父親抓藥的錢也沒着落，早上母親只得在膠園裏的草叢中，摘了一些「姑菜」到巴剎去賣，希望能換點兒吃的回來，父親的藥錢，又得阿誠哥想法子了。

想起阿誠哥，很自然的，碧珠連想到她的姐姐碧華，她有些埋怨地忖道：

「姐姐出去將近一年啦，也不曾回來一次，眞絕心，家也不要了，把媽給想壞了。現在，爸爸又病了，只有我一個人照料，連個伴都沒有，有時候眞嚇死人。我眞不明白，阿誠哥那樣不好，她却好端端的不理人家，唉……。」

「倒杯開水給我！」

「哦！」

碧珠給父親喝過了水，把地上的碗碎片拾起，再用破布片揩乾，然後對父親說：

「爸爸，你歇歇吧，我去煮午飯。」

李狗有氣無力地揮揮手，閉上眼睛，縮在被窩裏，輕輕地呻吟着……。

碧珠搖搖頭，微歎着息，雙手捧着破碗片，緩緩步出卧室。

☆　☆　☆

碧珠蹲在爐前，呆呆地盯着爐裏的柴火出神。因爲雨季之故，柴多潤濕，燒起來不斷

發出畢畢卜卜的響聲，有時畢卜一聲，就射出亮光的火花，一剎那，又恢復了黯澹，甚至要熄滅。

她呆呆地瞪着瞪着，心兒十分沉重——想起他父親的病，會不會就像濕柴爆出的火花，一閃即滅？那是多麼可怕呵！李狗以前雖多半日子在外工作，但他對小女碧珠，却頗爲疼愛，每每回家，總愛帶點東西給她。譬如，碧珠挺愛嚼膠糖，他很少叫女兒失望的。所以，既使父親使牛脾氣，叫母親不快活，姐姐背地裏罵他，而小阿珠常爲父親爭幾句的。

如今，姐姐出走不肯回來，媽熬成那個樣子，父親又病重，時常無端發脾氣，好像一隻野獸受了傷，作垂死的掙扎，非常駭人，要是，萬一……。

小小年紀的碧珠，經過家庭接二連三的巨變，幼稚天眞的心靈，受到了創傷，而且老成了許多，她想得很多很多，很自然地想着阿誠哥對她們一家的幫助，她極同情阿誠哥一樣得照料一個被病魔久纏的老父。不過，她把阿誠哥的父親和自己的父親一比，性子是那麼不同……。

她的父親雖則遠不如阿誠哥父親的慈祥，但，他終究是生她的父親，想着他的重病，心兒陣陣作痛，眼眶孕滿淚水，在火光中，閃爍着。

「阿珠！」一個低沉而又熟悉的聲音，刺着碧珠的耳鼓。

碧珠驚地驚醒，連忙翻過頭去，只見廚房門站着個微笑着的粗壯伙子。

「哦，阿誠哥！」阿珠慌忙用袖子拭去淚痕，站了起來。

汪誠手上提着葉子包裹的東西，跨進門檻，望着碧珠，關心地輕聲問：

「狗叔較好點麼？」

「唉，還是那樣！」阿珠的喉頭梗塞了。

「吃過藥麼？」

阿珠搖搖頭，以袖子揩揩眼睛說。

「藥給他摔啦，發了一場大脾氣，還暈了過去，眞嚇死人！」

汪誠的闊臉罩着憂郁的濃霧，搖搖頭說：

「唉，狗叔就是這個脾氣，跟我爸差不多，有病不肯認！所不同的是，我爸把痛苦忍着，不肯在孩子面前顯露出來！」

「阿民伯怎樣了？」阿珠一面用竹筒吹着爐中火，却關心起別人來。

「他現在好多啦！」汪誠把東西放在桌上，對阿珠說：「阿珠，這點猪肉乘新鮮，煮給狗叔吃吧！」

「怎麼？阿誠哥，你又買猪肉來？」阿珠望着汪誠，心裏感激又不好意思地說。

「狗叔生病，該吃點新鮮！他很討厭我，那我不去惹他生氣啦！阿珠，我走啦。」汪誠正要跨出門檻，忽見阿珠吹得滿面，滿頭髮都是灰，搖搖頭，憐惜地說：「阿珠，家裏沒柴麼？好，下午我來跟你砍。現在，你到我家去拿點乾的來燒吧！」

「這……怎麼好意思老麻煩你呢？」阿珠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激，瞥見那冒烏烟的爐子，長長地吁着氣，遲疑着。

汪誠目覩這個本是天眞活潑的鄰妹妹，這些時來，折磨成這個可憐模樣，想起她的姐姐碧華，翻臉一走不理他，把甚麼都丟了，心裏很難過。

但是，他畢竟是個漢子，多少承秉乃父的性子，心上的苦楚決不向人訴說。那一陣難過很快地給他抑制了，了解阿珠的爲難，卽微笑着，和藹地說：

「好，待會我給你抱一綑來！」

「這……這怎麼好呢……」

沒等阿珠說完，汪誠截了上去說：

「阿珠，我們是老鄰居，就跟自家人一樣，有困難大家互相幫助。好啦，去把猪肉煮點鮮湯給狗叔吃吧！」

汪誠誠摯地吩咐着，揮揮手，然後大步回家去了。

阿珠凝望着汪誠那魁梧背影，喃喃地自語：

「阿誠哥眞好！」

「阿……珠……咳咳……。」沙啞的聲音，吃力地斷喊着。

阿珠的身子如觸電似的突地一顫，臉龐一片驚駭之色，拔腿飛奔入屋去！。

……。

七

這是一條後巷，住着不少人家，可謂形形色色都有，尤其是晚間，更爲吵雜。最可厭的是，大兵們拉野鷄的各種怪叫及淫蕩的呼喊！

李碧華與張玉鳳，就住在這條巷裏。她們住在一間舊店屋樓上的一個沙汀魚罐子般的後房。這原是張玉鳳跟另一位工友租的，自從李碧華搬來以後，就三個人擠在一塊。那個工友上個月結婚了，所以現在就只由她們兩人住着。

這個房間可眞窄小，如果不把舖蓋捲起，簡直就沒站足的餘地。除了一張小桌子和舖位，各個角落都堆滿了衣服和雜物。

此刻，已是夜間九點多鐘啦！這條長巷，却熱鬧了起來，不時不時傳來數聲極刺耳，令人厭惡的嚎叫。

床是舖好啦，但，李碧華並沒有躺下去，獨個兒倚着唯一的後窗，痴痴呆呆地眺望着對街閃閃爍爍的霓虹燈，不，她是凝望着蔚藍色的天幕底下閃閃的星星兒，或許甚麼都不

今晚，「大隻姆」張玉鳳上工會去了。李碧華因爲身體不舒服，加之心緒極劣，所以沒一塊去。她本想早些休息，到夢鄉去，把一切煩惱遺忘掉。可是，越是這樣，越是無法入睡。她只好爬將起來，倚着窗櫺，讓寒風拂掃着她的臉兒，使沉重的腦袋減少些負重。

李碧華不覺離家已將近一年。這些時來，她一直由張玉鳳照料着。起初幾個月，她跟玉鳳在建築工場上挑泥土，大夥兒在一塊，雖然辛苦，可還過得極爲快樂。

不幸，前個月，她淋了一陣大雨，患了一場重感冒，躺在床上一個多禮拜，把所積蓄的，準備托人帶回家給媽當家的一點錢，都給花光了，又由於調養得不好，身體虛弱了許多，實難在烈日底煎熬下支撐，更何況近日許多工友都找不到工作，既使頂呱呱的張玉鳳也吃「老米」好幾天啦。

碧華的心緒非常紊亂，而且非常矛盾，覺得如果再找不到工作，靠着玉鳳姐及工友們的支援，怎能長期下去？她們也很苦呵！

在這苦惱，孤獨的時刻裏，她很自然地想起了家——那是她離家後少有的事兒。

她憐惜媽媽一輩子過着牛馬似的生活，痛恨父親的固執，勢利，妹妹一定埋怨她的出走而揹負起料理家庭的重任，還有……。

想到這裏，碧華不覺臉龐發燒，在她的腦海裏，顯現着一幕幕甜密的景象——呵，一

個健壯，誠摯的伙子，在她頭上插上一朵「白鴿花」，然後，傻傻地，親切地瞧着她微笑……。

在小溪邊，那棵駝背的大橡樹下，他——汪誠，用低沉而有力的音調，給她朗誦新創作的詩篇——讓我們的生活燃燒起來！

呵……。

「誠哥……。」碧華下意識地，輕輕地脫口喊了出來。這是她離家後的第一遭。

突地，她心頭猛地一震，自責地喃語：

「傻丫頭，還想念他呢！他頭腦有毛病的人！但……他的話現在想來，似乎……也有道理……。」

「阿妹，阿妹！」房外傳來極刺耳的聲音。

「誰呀！」碧華緊張地轉過身來，只見一個中年婦人的頭顱打半開的門縫裏伸了進來，尖臉，勾鼻，闊嘴，瞇眼，盯着碧華似笑非笑，一瞧卽令人生厭，碧華無奈地跟她招呼：「哦，是頭家婆！甚麼事？」

「嘿嘿……」婦人瞇着眼睛推門進來，瞥見床已舖好，裝着不好意思地說：「嘿嘿……打擾你啦，要睡了麼？」

「嗯，要[illegible]了！」碧華冷冷地應，這顯然是逐客令。她早摸透了，這個「吝嗇婆」來，準沒好事。

可是，婦人非但不知趣退出，反而在椅子上坐了下來，瞇眼望着碧華說：

「阿妹，你近來瘦多啦！別太苦啦，生病的人，該吃點好的！參湯呀，鷄精呀……。」

「謝謝你！」碧華整理着枕頭與被褥，恨不得她馬上走開，臉一拉，問：「頭家婆，有甚麼事？這麼晚……。」

「哦哦……阿鳳還沒有回來？」

「她呀，可能很晚才回，也許今晚不回來！你的房錢改天再來吧！」碧華沒好氣地說。

「哦？」婦人尖臉一拉，只一霎那又回復，笑嘻嘻地笑：「阿妹啊，不是我逼人，我的景況也不好過！你們欠我兩個月的屋租啦！阿鳳姆不在，那……阿妹，你付不是一樣麼？嘿嘿……。」

「我……沒錢！」碧華鑽進被窩裏，臉朝裏邊。

「吓，沒錢？那……你們是想賴租麼？」婦人猛地站了起來，拚命睜大細眼，手指點

着碧華，張開闊嘴，兇惡地說：「哼，算是老娘對你們客氣，不然老娘早把你們的舖蓋攆出去了！哼哼……妹仔屎，不要臉……」

「你說甚麼？」碧華猛地丟開被，驀地坐了起來！唬起大眼珠，射出逼人的目光，瞪着婦人厲聲問。她幾時給人家說過一句不好聽的話？她直氣得臉兒鐵青。

這個刁婦是吃軟不吃硬的，見碧華眞個冒火了，卽知失言，忙收口道：

「沒……沒甚麼！」

「哼！別欺人太甚！」

婦人出了房門，轉過頭來，陰冷地哼了一聲說：

「明天租不還清，哼，看我敢麼？」

接着，一陣震耳的脚步下樓聲。

「拿去，怨魂似的老纏不休！以後少來嚕囌！」

「是是……阿鳳呀，不是我……」一派卑顏，阿諛的聲音。

「去去去！少廢話！」

末了，沉重的脚步急急上樓來。

「鳳姐！」碧華擁被坐着，輕聲喚着，似個受委曲的孩子。

「哦，阿華，那個閻婆來向你嚕嘛是麼？」玉鳳邊脫着鞋子問。

「可不是？眞討厭。要不是我身子不好，看我給點顏色她看看！」碧華仍有餘氣地呶着嘴說。

「這種人也用不着跟她嘔氣！」大隻姆把肥大的屁股塞在椅子上，伸伸懶腰，喃喃自語：「唉……想明天回趟家……現在？唉……又給閻婆刮去了。也罷，以後再說罷！」

「房租你還了？」

「嗯！」玉鳳咬着厚嘴唇，緩緩地說：「我在樓下聽到她跟你嘮叨，所以……。」

「鳳姐，你的錢……。」碧華翻動眼珠，疑惑地問。

玉鳳一手支着頭顱，閉上眼睛，似極疲憊，歎着氣，緩聲說：

「那是阿民還我的！他知道我最近沒工做。我本來打算明朝回家看媽的，現在……」

碧華聽了，悶悶地躺下，兩眼直瞪着天花板，一言不發。

沉默了片刻。

張玉鳳驀地推椅而起，走到碧華的身邊坐下，記起甚麼事地輕輕推着碧華叫：

「阿華，剛才我碰見他！」

「誰？」碧華翻過身，盯着玉鳳的肥臉，大眼珠閃着狐疑的光。

「汪誠！」

「去你的！我以爲是誰呢！」碧華忽而覺得臉龐發燒，趕忙鑽入被窩裏，裝着不愛聽，其實耳朵却豎着，等待下文。

玉鳳的胖臉上掠過一絲微笑，隨着又嚴肅地輕聲說：

「阿華，他找得你好苦，剛才是阿民帶他去工會找我的！」

「找我幹嗎？」

「阿華，別鬧孩子氣啦。他不是找你談情，是你家裏有事！」玉鳳莊重地說。

「甚麼事？」碧華的身子微微一震，猛然翻轉身子，一把抓住玉鳳，急切地問。

「是你父親病啦，據說病得不輕！」玉鳳揉揉眼睛，繼續說：「你不打算回去瞧瞧麼？」

「父親病了……哼，他早不認我是他的女兒！」碧華重又鑽入被窩裏，不很高興地問：「他只是向你說這句話？」

「我剛好有事，沒工夫多談，他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說。」玉鳳伸伸懶腰，呵呵地打着呵欠，將肥粗的身，挨着碧華躺下，順手一拉，電燈熄滅了說：「要不要回去，你自己決定吧！」

噹噹噹……隔房的掛鐘輕輕地敲了十一下，巷後傳來數聲極猥褻的呼喊，淫笑……。一會兒，一陣陣，平穩的鼾聲充滿着小小的陋房。說也奇怪，今晚在碧華聽來，似乎格外刺耳，難叫她安寢。

她翻來覆去，老無法入睡。一閉上眼睛，眼簾出現了許多熟悉的臉孔——慈祥的母親，兇暴無理的父親，親切可愛的小妹妹，還有……堅毅誠摯，永遠傻傻地微笑的阿誠哥……。

……

夜深了！

偶而傳來一陣由遠而近，又漸漸遠去，單調的，巡警的脚步聲，整個城市在沉睡中。玉鳳的鼾聲永遠是那麼粗，那麼均勻，睡得那麼香甜，甚至轉側都不曾有過。碧華的嬌弱的身軀倚偎着她，自然有着安全感。但是，此刻她的眼珠睜得很大，心房跳躍得十分厲害，對她出走時的決心起了動搖。汪誠的一番話再度湧上腦海，而且漸漸地形成一股有力的洪流！

她雙手按着胸膛，暗自忖道：

「這樣挨下去怎麼成呢？鳳姐自己都有了困難，我還能再連累她？回去麼？媽是需要

我的……可是，爸爸他……還有誠哥……會笑話我，瞧不起我的……不……。」

「爸爸病了我該回去看看他……但是，他會不理我的……他說過，不認我是他的女兒。我……不能太溫情……我……。」碧華的心緒矛盾到極點，陷入痛苦的深淵。

她把被蒙住頭，偷偷地咽泣！

她眞想抱住玉鳳痛哭一場，以發洩憂積多時的胸中的悶氣……。

八

今晚該是月圓的時節，却因爲是雨季，剛下過一場不小的雨。雖然今晚是晴了，可是空中仍瀰漫着一層灰黯色的薄雲與霧氣，月兒躲在薄霧裏，透出迷迷濛濛的，黯淡的光彩。在黑森森的樹膠園裏，滲着冷冷的，慘淡的月色，越加幾分駭人的氣氛。

在膠園小徑上，響着沉重的脚步聲，時而畢剝地踩斷枯枝的響聲，一陣寒風掠過，沙沙地刮落雨水的殘滴，打在夜行人的頭上，臉上和身上……。他毫不理會，永遠踏着沉重，而又均勻的步伐，往崗子上，正打破壁縫透出微光的小亞答屋子邁去……。

狗兒先是兇惡地狂吠，繼而是一陣高興的呼叫，而後甚麼聲音也沒了，惟聽呼呼的風聲及沙沙的雨滴聲，顯然，人已進入屋子了。

這個人嘛，是汪誠。

他一跨進門檻，抬頭一望裏邊，見桌子旁坐着個老人，油燈的火光在微風中搖曳，老人的容貌不能瞧得很眞切。當然，汪誠曉得是誰，卽關切地問：

「爸爸，還沒睡？小心着了涼！」

老頭並沒答兒子的話，把油燈捻亮些，將衣領拉了拉，問：

「阿誠，狗叔的病怎樣啦？」

「唉……我看很難！」汪誠脫下潮濕的外衣，掛在牆上，沉聲應。

「唉……我們窮人，這年頭怎樣能病呢？」老頭歎着氣，傷感地自語：「我們跟他鄰居，已二十幾年啦，你跟阿華都還沒出世，我們就是鄰居啦。唉，狗叔這人就不愛守本份，自己的園不做，遍要到外頭去撿輕閒的工作幹，還要向我們山芭人裝雄，愛在外頭過無影哥的自由生活。他那個家，全虧他老婆省吃儉用的撐着，養大兩個女兒。聽說，他這場病，是給他過去的頭家仔氣出來的！他……。」

「爸爸，人家家裏事，管他幹麼，他現在病着呢！痛苦極了！」汪誠是個不愛管閒事的伙子，更不喜歡背後說人的不是。見父親嘮嘮叨叨地扯着，心裏顯得很煩。

老頭子聽兒子這麼說，並不生氣，仍和祥地望着兒子，繼續說：

「阿誠呀，不是我老頭愛管閒事，其實我對狗叔的遭遇，何嘗不痛心？只是，阿誠呀，我們打狗叔的身上可以得到一些教訓……」

「甚麼教訓？」汪誠最了解父親的性子，當他說話的時節，是不容人打岔的。他心底明白，他老人家說這許多話，不外是愛他好。但是，此刻他的心緒煩到極點，實在不願意

聽嘮叨。所以，當他發問時，口氣顯得十分不耐煩。

由於屋子很暗，汪誠臉上不自然的表情，父親並沒瞧出來，而且老頭似在推敲與謹愼考慮他自己所下的結論，沒留意兒子的聲調。

過了片刻，蒼老的、乾癟的聲音，緩緩地說：

「唉，就是我常常跟你說的，做人做事，要老老實實，不要貪圖非份的錢財，更不要爲了達到自己的慾望，不顧別人的死活。孩子，怎樣的身材穿怎樣的衣裳，那是定的，不要妄想。不然呀，害了自己，又苦了他人！唉，你看阿狗叔，要是安安份份在家割膠，要不，就老老實實做他的「萬律」。可是，他見錢就迷了心竅，妄想做什麼頭家的親家，竟使了那個不務正業，專勾女子的頭家子的一些錢，準備把女兒往色狼的口裏送！」

老頭也許是口有些乾了，嚥了口口涎，燃上一根「蘿葛草」，抽了幾口，郁郁地說：

「唉……阿華那孩子雖然做得過份些，不該家也不要，一鬧走了！不過，話又說回來，狗叔能養出這麼個女兒，也算難得。現在，狗叔交不出女兒，被滾了出來，一氣病倒，弄得一家鷄犬不寧，眞是作孽，眞可憐！」

汪誠呆呆地兀站在那兒，兩隻手掌，一直用勁地磨擦着，熱辣辣地發燒，父親的每一句話如針般刺着他的心坎——有些話，他是不能同意的。如「怎樣的身材著怎樣的衣裳」

，那不是窮人永遠翻不了身？但是，也有不少話，是青年人該緊記的……。

「阿誠！」老頭扔掉一截烟頭，瞅住兒子叫。

「什麼事？爸爸！」汪誠聽到父親的叫聲，猛地一驚，如夢初醒地望着父親，心兒卜卜地亂跳。

老頭搖搖頭，不住歎息。過了一會兒，他才慈祥而又莊重地說：

「阿誠，男子大丈夫，多重的事，撐得起，也放得下！別爲了一個女孩子，成天垂頭喪氣！我老啦，身子又不好！你別弄壞了身子呀！唉……阿華本是個好孩子，我一向都頂喜歡她。可是，狗叔嫌我們窮，這門親事是吹啦！狗叔固然有些貪錢，忘了自個的身世，現在看來，阿華也太過放肆了，一個人離家出外，拋頭露面，去幹什麼建築，家也不回一趟，就算父親對她不住，難道母親？妹妹不要了麼？這……嗐……。」

喔喔喔……，一陣鷄啼，驚破了沉寂的夜，也喚醒了陋屋中的父子倆。

「怎麼？鷄啼啦！幾點鐘啦？」老頭打着呵欠，有些疑惑地問。

汪誠把狗兒趕出去，拴上門，望望牆上的掛鐘說：

「將近十二點啦！爸爸，你去睡吧！」

老頭披上一件舊上衫，起身離座，顧顧萎萎地進房去，邊走邊喃喃自語：

「鷄這麼早就啼？哦……今日是陰曆十五日，是「流水鷄」……」

汪誠也進了自己的卧室。「阿誠，該睡啦，別老是三更半夜的，折壞了身子！」老人打隔房喊着。

「哦，知道啦！」汪誠隨便應了一聲。其實，他那有遵從父親的囑咐，上床休息，却在書桌的椅子上坐了下來。爲使父親相信他已上床睡覺了，於是把桌上的油燈捻小，只剩一點火星，雙手支着沉重的頭，心緒一片紊亂。

此刻，佔滿他腦袋的，自然是碧華，還有狗叔的病。雖則他不敢親自去看狗叔，但是他幾乎每日都幫他家做事，狗叔那痛苦的呻吟聲以及時而瘋狂的脾氣，咀咒一切的情景，他是清晰地聽到的。他心裏非常難受——經常看到嬸嬸躲在廚房裏流淚汁，天天燒香拜佛，祈求神明保佑丈夫，更因碧華一去不返而悲痛不已，這些時來，折磨得不成人樣。

汪誠凝視着要滅不滅的一點火星，似乎映現着碧華的臉兒，還是跟過去一般，一派倔強性子，兜人喜歡，又令人難於對付。

瞪着瞪着，汪誠痴痴地囈語：

「阿華，你還生我的氣麼？你是誤解我的意思呵……你媽極需要你的幫助……我也……。」

「哼！自私自利的沒落份子……。」碧華唬起大眼珠，小嘴一呶，掉頭奔去……。

「阿華……你……。」汪誠失魂落魄地輕呼着，想追上去，當他一站起身，才恍然醒悟，那有碧華的踪影，惟有面前那盞搖曳着黯澹的小油燈，旁邊躺着幾隻吸飽了鮮血而飛不開，在桌上打滾着，拖着殷血大屁股的蚊魔。

汪誠茫然地重又坐下，瞥見桌上的蚊子，心裏厭惡地罵道：

「可惡的吸血鬼！」

他狠狠地把粗大的手掌壓了下去，隨卽在他的掌心及桌上，印下了一灘殷紅的鮮血……。

他側耳聆聽了片刻，知道父親已睡着了，才捻亮了油燈，映在眼前的，是一封未完成的信，如今却濺了幾滴蚊血，成了血書，令人見了駭然。

汪誠一愣，然後拿起來放在油燈下，瞪着信箋上自己的字跡，臉上顯出極痛苦的神色，他濃眉緊蹙，心裏忖道：

「我找過玉鳳已經一個多禮拜啦，怎麼阿華還不肯回來看看她的父親呢？這……實在太不像話了！聽說，她目前並沒有工作，幹嗎不回來呢？看樣子，狗叔挨不多久啦，唉……。」

喔喔喔……。

山村的公鷄此起彼落地啼着，已是第二輪啦！

汪誠在椒園裏勞動了一整天，同時，晚飯後還到狗叔那兒幫做些活兒。這麼晚才回來，的確太疲憊了，既使他是鐵打的身子也熬受不了。然而，他還不想上床去休息，打算把這封寫了幾天尚未完成的信寫完它，趕明兒一定要寄出去。

他一手抓着信箋，一手不住地揉着眼睛，在昏暗的燈光下，默默地唸着：

華：

你離家不覺已經將近一年了，過得好麼？

我知道你不願意見我，所以有許多許多次，當我經過你的寓所，我一直在街上徘徊，沒敢走去找你。

現在，我不想再爭論關於你厭棄鄉村生活的問題，因爲，我相信，你總有一天會明白的。

上星期我找過玉鳳，這事她一定告訴過你了。可是，你爲什麼不回來看看你病重的父親和成天以淚洗臉的母親跟在驚恐下生活的妹妹呢？他們太需要你了！

華，難道你還在恨你父親麼？他如今已是個極可憐的病人啦。聽阿珠說，他在高熱昏

迷中，常喚你的名字，可見他是疼你的，並且後悔過去的不是。

華，回來吧！膠樹上的白鴿花又盛開啦。

村子裏有不少伙子們跟我學文化哩。我跟他們在一塊時，感到生活有生氣，忘却了許多精神上的煩惱，只是……每當我完成一篇稿子，沒有了忠實的，第一位讀者——你，心田又泛起無限的哀愁……。

……

還沒唸完，汪誠的眼皮如着了膠水似的，緊緊粘住，再也睜不開啦，迷迷糊糊地以手臂枕着額，伏在信箋上……。

喔喔喔……。

九

雨季的天空，永遠是那麼陰郁，愁悶悶的，一片昏暗。時兒撒一陣雨兒，到處是濕碌碌的，如果沒有事，誰也不願意出門。

瞧，這就出奇啦，黃泥小徑上，三三兩兩的村民，撐着傘或戴着箬笠，踩着泥濘，時而低聲歎息，時而高聲談論着，往李家跑去。

「啞啞啞……」

棲息在膠林中的烏鴉，被路人驚動，尖叫着飛起，在村子的頂上盤旋驚叫，把黃昏的山村帶來恐怖的氣氛，令人聽了，不禁毛骨悚然，渾身浮起鷄皮疙瘩。

「汪汪汪……嗚嗚……」

碧華家的狗兒，打從下午三點鐘到如今，老吠個沒停，忽東忽西，忽前忽後，在屋子的周圍團團轉，吠聲是那麼驚慌與哀傷……。

李家來了不少人，七嘴八舌，異常吵雜。

「阿汪伯，你拿個主意吧！」年青人的聲音。

「是啊，狗叔連個親人都沒，叫誰跟他打理呢？阿汪伯在村子裏是長老，又……又是狗叔未來的親家，當然是……。」另一個伙子的聲音。

「喂，阿猪仔，這個時候還講笑話，不怕爛了舌頭，阿汪伯，你說是麼？」這似乎是個中年人的粗啞聲。

「唉……」汪老頭歎着息，昂頭仰望着天空——颳騁的烏雲，狂飛驚叫的鴉群，深凹的眼眶中的兩顆灰暗的眼珠，似孕育着淚光。

「阿汪伯，你想什麼？拿個主意吧！」青年人催着。

「呵呵……」汪老頭眺望着路口，似在等待什麼人。然後，他轉向一個高瘦的青年問：「阿誠呢？」

「去叫人去啦！」

「碧華麼？」老頭關切地問。

「不是的。碧華好像別人去叫！」

「阿汪伯，狗叔眞個沒半分錢麼？」

「唉……傻孩子，你看不見？這還能假的！」老頭揉揉眼說。

「阿汪伯，買『大屋』，請這弄那的，得花好些錢呀！怎麼辦呢？」

「所以呀，我叫阿汪伯拿個主意！」

沙沙沙……。

一陣風刮過，夾着雨滴，掃在他們的臉上。

「咳咳……。」汪老頭用雙手按着胸口，咳嗽着，情狀極是痛苦。

「噢，阿汪伯，你身子不好，小心着了涼，我們到廚房去商量吧！」中年人拉着汪老頭，懇切地說。

「唉……好吧！」

幾個後生人，尾隨着汪老頭，打後門進入廚房。

☆

沙沙沙……。

風刮得緊，雨愈撒得急！

☆

在一個窄小的房間裏，擠滿了人，床前桌上，放置着一盞割膠用的「頭燈」，火焰搖曳，烏烟嫋嫋，房間乍明乍暗，越使房內的氣氛緊張與恐怖！

床上躺着個皮包骨，瘦得不成人形的小老頭，深陷的眼臉，幾瞧不見那失去光采的細眼珠，額角微微滲着冷汗，嘴唇不住地顫抖，好像要說什麼話，顯得十分焦慮與痛苦。

「阿珠的爸……你……就這樣丟下我們麼？嗚嗚……。」婦人替病者揩着汗，忍不住地淚水泉湧着，慘慘地說。

本來大家都在靜默中，注視着病人的變化，給婦人這麼一嚇，個個不禁鼻酸欲淚！

碧珠站在床前，咽咽地抽泣着。

阿狗叔一手按着胸口，翻動眼皮，吃力地向妻子及女兒搖手，阻止她們哭泣。

「幾點鐘啦？怎麼阿華還沒回來？」婦人坐在床沿拭着淚，在暗澹的火光中找尋了一會，然後停在汪誠的臉上，焦急地問。

「將近八點啦，嬸嬸……也許搭車誤時吧……唉……」汪誠輕歎一聲，臉上露出極其焦慮的神色。

「阿珠的爸，你等阿華麼？」婦人咽聲問。

病人微微地點頭。

呼呼呼……。

一陣涼風掠過，「頭燈」的火焰，縮小得只剩一顆火星，整個房間驀地黑壓壓的，陰森森的，大家皆爲之驚愕，心裏發毛，意料着什麼可怖的事將發生。

當燈光回復了原來的亮光，大家都不約而同緊張地往床上的病人瞧去，尤其是那婦人

，更是渾身哆嗦着，瞪着神色惶惑的眼睛。

病人閉着眼睛，額上的青筋暴漲，黃豆般大的汗珠慢慢地淌下，雙手抓着心口。

「嗚嗚……天公啊，讓阿珠的爸安樂點吧……嗚嗚……」

「汪汪汪……。」

狗兒初時是兇惡地狂吠，繼之又是一片歡呼聲，隨着急促的脚步聲奔入屋內。

汪誠馬上奔了出去，只見碧華滿臉淚痕，驚慌地奔向床前，撲了過去，哇地一聲嚎着：

「爸……爸……女兒不孝……嗚嗚……。」

床上的病人，聽到女兒的聲音，忽地精神一振，提起骨手，輕輕地撫着女兒的頭髮，眼眶湧出淚水，死灰的臉上，即泛起喜悅的微笑。

碧華抬起頭，抽泣着，想說什麼話，可是，喉頭梗塞，一句話也說不上。

狗叔睜大眼珠，在許多人中尋了一會，然後微笑着向汪老頭父子招手。

汪老頭走到床邊，誠摯地低聲說：

「老弟，我會把一切事情辦好的，你放心好啦！」

病人感激地點頭。

良久良久，病人的嘴唇抖動着，望着汪誠，似有話要對他說。

汪誠會意，立刻過去，心裏一片疑惑與緊張，猜不透他要說些什麼？恭恭敬敬地問：

「狗叔，你……有什麼吩咐？」

病人伸出骨手，握住汪誠，又用另一隻手握住女兒碧華的手，緩緩……地把他們的手疊在一起……。

汪誠跟碧華的心都卜卜地狂跳，大家不由自主地互望了一眼，不禁臉龐一熱。但很快又給眼前可怖的景象淹沒。

「爸爸……。」

「狗叔……。」

病人微笑着點點頭，嘴唇顫抖了好半天，才吃力地，斷斷續續地，擠出幾個字……

「你……們……要好……好……。」

話沒說完，病人的骨手突地一鬆，滑了下去，頭向一邊側，臉上仍泛着喜悅的微笑，再也不動彈啦！

沙沙沙……呼呼呼……。

狂風呼嘯，急雨强勁地打在屋面上，這間陋窄的小亞答屋，在狂風驟雨中，幾是搖搖

欲墜，燈光一幌一幌，快將熄滅，似整個大地將在黑夜中，沉沒入無底深淵中……。

「阿珠的爸啊……你……就這樣地丟下我們麼？天呀……嗚嗚……」婦人搥着胸，呼天搶地地哀慟着，情狀極爲悲慘。

「爸爸……哇哇……。」

「狗叔，狗叔……。」

「汪汪汪……嗚……嗚……。」

呼嘯，叫喊，狗吠，夾着風雨聲，鬧成一片，整個山村都籠罩着慘痛，悲涼，令人發毛的可怖境界！

幾個年長的村婦，把呼嘯着，死去活來的狗叔嬸及其女兒們勸着拖拉開。

汪老頭上前去，小心地把李狗的遺體用被蓋好。末了，他低着頭，站在床前，揮着淚，誠懇地，默默地禱告着：

「老弟，你安息吧，我會完成你最後的心願的！放心安眠吧！」

……。

呼呼呼……沙沙沙……。

十

「阿誠，阿誠！」汪老頭揉着忪惺的睡眼，撩開帳門，伸出頭顱，瞧了一陣，低低地喊着。

隔房毫無動靜，打壁縫裏透過極微弱的燈光。

汪老頭搖搖頭，縮了進去，拉上了被，喃喃自語：

「唉，這孩子！昨晚上半夜裏才回來，不好好的去睡覺，又在房裏不知搞些甚麼？直弄到鷄啼，我醒好多回啦，還聽見椅子的聲音。叫了好幾回，老是好好……唉，弄壞了身子就壞啦……。」

老頭想再喊，張開了嘴，結果還是閉上了，忖道：

「半夜裏下了陣小雨，樹身多少是有點濕的，那幾條樹膠，不割也罷了，讓他多歇會吧！」

掛鐘重重地敲了七下。

屋外鷄啼狗叫，鬧成一片。

汪老頭輕輕咳嗽幾聲，抓着床邊，爬了起來，顯得十分吃力。他披上掛在床頭的一件縫滿補釘的長恤衫，下了床，拖着木屐，長吁短歎，咕嚕着到隔房去。

不錯，老頭進的是兒子的卧房。他以爲汪誠還沒起身呢，進去喚醒他。

當他跨入房門，不信地揉着眼睛，往床上瞧，那有兒子的影子？惟見床上空蕩蕩的，枕頭及被褥，還有好些書，亂七八糟地撒滿一床。

老頭愣了一會，方醒悟，自語：

「哦，他早起身割樹膠去了，我老以爲他熟睡了哩！」

老頭翻過身子，見桌上仍點着一盞小油燈，已只剩下一點米粒般大的火星；桌上還攤開好一大叠方格紙，上面寫滿了字，不知是寫些甚麽。如果是信，可沒那麽多，老頭把燈火吹滅，搖搖頭，喃喃自語：

「唉，這孩子，去割樹膠也忘了把燈吹滅！昨晚搞了大半夜，又這麽早去割樹膠，眞夠熬的！年青人就是這個性子，不知道愛惜自個的身子。我……唉，就是因爲好强，才把身子搞跨了！唉，這麽些年，一直生着不生不死的病，已成了個廢人，看樣子活不了多少時候……咳咳……」

老頭一手抓着心口，喘咳着，在書桌旁的椅子上坐下，好一陣才停。他閉目養了一會

神，覺得好了些，才慢慢睜開眼，向房間審視了許久，暗忖：

「阿誠該成家啦，我們這個家沒有女人來料理是不成的。唉……阿誠沒成家，我……我死難冥目，怎能向他苦命的媽交代呢？唉……。哦……狗仔過身已三七啦！他臨終不是交代我辦理阿誠跟碧華的親事麼？這……對，等碧華脫孝以後，就可以……可是，沒錢怎辦？我積蓄了多年的一點錢，拿去給狗仔辦喪事用了，還……噢，聽阿誠說，胡椒已經「放打」啦，過了新年就有得摘，嗯，摘了胡椒……就辦……唔……」

想着想着，汪老頭蒼灰色的皺臉上，薄薄地浮泛着一層紅光，輕輕地點頭微笑，心裏很受用，暫時把身子受病魔痛苦的折磨，撇在腦後，儼然自己的愛兒跟新媳，已雙雙在他的跟前盈盈下拜……。

屋外鷄在吵，狗在叫，老頭仍微笑着沉浸在冥想中……。

☆　☆　☆

昨晚，汪誠，碧華跟幾個村子裏的伙子，在碧華的家學文化，研究巴金的「家」。當然，他們中間，汪誠的文化水平最高，而且又對文學特別愛好，從事學習寫作多時。他對人極和藹有耐心，伙子們都愛親近他及向他請教，他更樂意幫助人哩。

村子裏的伙子，大多因環境不好，無法多受教育，一般只有小學程度，或者更低。他

們除了少許到市上去當建築工人外，多半留在村子裏勞作。過去，他們在工作餘暇，多沉迷於武俠小說及其他黃色讀物。平日的談話，不外是什麼拳，什麼劍，生活極散漫，且有的嗜賭如命。

這些日子來，他們跟汪誠接近，汪誠介紹一些健康的文藝書籍給他們閱讀，慢慢糾正了他們過去的惡習。

這樣，漸漸的，汪誠已成爲他們心目中的好導師。雖然汪誠從來不這樣想，只希望好好地幫助這些文化低落的伙子們，好好地生活！

昨晚，大家因爲爭論鳴鳳的死，鬧到半夜才盡興而散。

汪誠高高興興地打碧華的家回來，雖則夜已深了，但他並不覺得睏，把擱了多時的一篇小說，一口氣寫完，那刻最少是凌晨二時啦。他用手掩着嘴巴，輕輕地打着呵欠，深怕吵醒老父，然後上床睡覺去。

一覺醒來已是四時許，他忙爬起身，躡着手脚，輕輕推門出去，戴上草帽，縛了一盞割膠用的「頭燈」，拿了膠刀，拔開大步，往陰森森的膠林邁去。

蟲聲唧唧，蛙鳴呱呱，間或傳來一兩聲公鷄的啼叫，夾着汪誠的脚步聲，似要把沉睡的大地踩醒，對於黑夜毫不懼怕！

瞧，奇了，汪誠穿過自己的膠園，到別人家的膠園去！呵，那是碧華的園子啊！

一聲口哨，清脆地劃破長空，傳到小坡上的小亞答屋。突然，屋子的門打開了，走出一個同樣是頭縛膠燈的人，向汪誠這邊走來，却無法瞧清臉龐，惟覺脚步輕盈，快捷異常。

當那人距離汪誠還有五六步之遙，他原是站在一棵膠樹下的，這會不知怎的，突地飛步奔了上去，親切地輕輕呼喚：

「華！」

剎那間，兩盞「頭燈」火吻在一起，鐵皮一碰，鏘然地輕響，隨卽分開，傳來嬌嗔的聲音：

「唔……小心，燒着帽子！」

接着，兩點燈光，緩緩地向膠林移去！

過了一會，女孩子圓韵的口音：

「瞧，樹葉跟草上的水珠，給月光照着，亮晶晶的閃光，好像遍地是珍珠，眞美呵！」

「噢，眞美！」

歇了會兒，汪誠很有信心地說：「只要肯去勞動，我們是可以在這些土地上得到珠珍的。華，你說是麼？」

「是的！」音調非常堅決。

「嗯！」一條烏溜溜的傢伙打碧華的面前橫竄而過。碧華驚叫一聲，倒退一步，撞入汪誠的懷裏，抖抖地喊：

「蛇！」

汪誠一手摟着碧華，一手忙從地上撿起一根樹枝，準備打蛇。但是，蛇早就鑽進草叢中啦！

「谷！谷！」貓頭鷹在樹上叫着，聲音極單調，又刺耳，似乎在向這對年青人警告：「時候不早啦！」

喔喔喔……。

碧華輕輕推開汪誠寬闊的胸脯，臉兒熱辣辣的，細聲說：

「不早啦！」

「哦！」汪誠替碧華把碰歪的「頭燈」弄好，凝望着她，關切地問：「嚇着了麼？」

「還好！」碧華指着前面的膠樹說：「你幫我割幾行就好啦！你還得割自己的！」

「嗯！」汪誠應了一聲，卽動手割膠，並吹着口哨，顯得心情十分愉快！

碧華在另一邊割，離汪誠不過五六尋之遙，一邊熟鍊地割着，嘴裏不斷哼着小調，剛才一場虛驚早甩到腦後，心裏有說不出的受用。

他們一左一右，在黑模模的膠林中，敏捷地奔跑着，工作着，幸福地歌唱着……

碧華自父親去世回家後，就留在家裏，沒有回到工場去。她離家後這些日子，雖然得到工友們不少的幫助，也學會了不少東西。但是，經過失業的痛苦及冷靜的考慮，漸漸明白過去的幼稚與衝動——無原則地衝出家庭及蔑視農村的工作，是不正確的。於是，她毅然地重投入山村的懷抱！

由於這回的生活經驗，使她更熱愛她誕生的山村，改正了不少過去愛使性子的脾氣。她父親去世時，花了不少錢，多虧村友們的熱心協助，尤其是汪誠父子。汪老頭把積蓄多年的幾百塊錢棺材本，先墊了出來。這是她們母女感激流涕的。

☆

好些日子來，她們李家，那件粗重的活兒，不是汪誠幫着幹的？村子裏的人，那個不絕口稱讚汪誠跟碧華是天生的一對？他們只是心許，還未正式提過婚事哩。

☆

汪誠這伙子，眞是渾身是勁，一人做兩家的活——每朝幫碧華割樹膠。

☆

小崗子上，站着個魁梧的伙子，腰間仍繫着裝膠絲的袋子，無疑的，他是剛割完樹膠的。

瞧，他站在崗子的最高處，瀏覽着前面一叢叢葱郁的胡椒苗，攀着柱子，比人還高，在葉腋下，開着一串串的花兒，蜜蜂兒愉快地在花間穿插飛舞。

他——那魁梧的伙子，在金光燦爛的朝陽照耀下，驕傲地，微笑了。

在崗子的另一邊，遠遠的也站着兩個人，一個是白髮蒼蒼的老頭，一個是身材奇短的中年婦人。不問卽知，那是汪老頭跟「矮姆仔」王嫂。

他們比手劃脚地在交談着。

王嫂指着崗子上的伙子，對老頭說：

「那不是阿誠麽？」

「嗯！」老頭望着兒子，又說：「大概是剛割完樹膠，經過椒園順便去瞧瞧！」

「阿誠這孩子眞能幹，可惜……」王嫂瞇着眼，咧開嘴又閉上。

「可惜什麽？」老頭盯住他，奇怪地問。

「嘿嘿……阿汪伯，說個笑話，如果我有個女兒嘛……那，我們就可以對親啦！」王嫂玩笑着說。

「哦……」老頭隨便應着。他的眼睛却注視崗子上，好像發現了什麼？不錯，崗子上不知甚麼時候多了一個人，那是碧華無疑。

……。

「誠哥，你蹲下！」碧華笑嘻嘻地「命令」着。

汪誠傻笑着，向碧華做個鬼臉，緩緩蹲下，低聲說：

「你，又搞什麼鬼？」

碧華小心地將一串「白鴿花」插在汪誠的帽子上，然後用鼻子聞了聞，嗔聲說：

「好啦，新郎公！」

一陣幽香襲入汪誠的鼻子，他的臉龐一舒，站了起來，激動地一把摟住碧華，喘喘地說：

「華……我……」。

碧華掙開汪誠，甜甜地，雙頰印上兩朵紅玫瑰，輕聲說：

「給人瞧見多難爲情啊！」

「咳咳咳……」

他們的背後遠處，傳來一陣咳嗽聲。

原來汪老頭瞧見崗子上的情景，心頭一樂，氣一緊，抑不住地咳了起來。他心想，給孩子發覺自己跟王嫂在這兒偷看，一定十分難爲情。於是，一手按着胸口，一把拉住王嫂，緊張地說：

「走走，他們望過來啦！」

「哈哈，阿汪伯，這回我王嫂的現成媒人可做定啦！」「矮姆仔」的短腿跟着汪老頭跑，却不時翻過頭來向崗子上眺望。宛如一個頑皮不懂事的小孩。

汪老頭本打算到椒園去瞧瞧，却在路上碰見王嫂，卽給她的舌頭纏住，扯個不休。待他們沒入膠林，碧華呶着小嘴，心裏有些焦急地責怪着：

「瞧你，不看看有沒有人！這會給你爸爸瞧見啦，還有那長舌婆王嫂！」

汪誠楞了一會，忽然又滿臉紅光，毫不介意地面着碧華，像是決定甚麼事般的說：

「華，管它呢！我們又沒做甚麼見不得人的事！華……。」

「唔……。」碧華低着頭，嘴唇微動，輕輕地應。

「華，你瞧！」汪誠粗壯的手臂向前一伸，以宏亮，充滿興奮與堅毅的口吻說：「華，這就是勞動的成果。華，當胡椒成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甚麼？」碧華的臉兒熱得紅蘋果似的，不敢正視汪誠，胸脯波浪地起伏着。

她明知汪誠的意思，却故意裝着不懂。

「華！我們一塊耕耘這塊土地，好像那串串的椒子一樣，緊緊地靠在一起生活！」說到這兒，汪誠不見碧華出聲，才覺得自己一時太興奮，管自扯了許多話。他頓了頓，溫和而誠懇地問：「華，你願意麼？」

碧華羞澀地把射綫望向遠方，身子更緊地靠着汪誠魁梧的身子。過了半晌，她有些難爲地，又抑不住心頭的喜悅，輕聲說：

「我……我喜歡這個崗子，更喜歡這些生氣勃勃的椒苗……呵，胡椒成熟的時候……。」

「華，你……同意了！」汪誠興奮地抓住碧華的手臂，聲音有些顫抖。

碧華的臉兒泛着紅潮，微微點頭，並且把臉貼向汪誠的寬闊的肩膀。

他們靜默着，互聽着心跳的聲音，許久許久。

「華！」汪誠突地記起什麼似的，輕輕推開碧華，雙手仍抓着她的雙臂說：「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碧華睜着圓溜溜的大眼珠，凝視着汪誠，急切地期待着，臉兒閃着興奮的光芒。

「我昨晚完成了一篇擱了許久的小說！」汪誠的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樂。

「哦！這眞是令人興奮的好消息！」碧華跳了起來。

「華，我能完成宅，你也有一半的功勞哩！」汪誠感激地望着碧華。

「我？我有功勞？」

「是的！」汪誠認眞地說：「你離家後的初期，我苦惱極了，再也提不起筆。後來，才慢慢冷靜了下來，斷斷續續寫一些。自從你回來後，給我不少鼓勵，使我增强了信心。現在，終於把宅完成了，眞該謝謝你哩！」

「誠哥，這是你努力的成果！哦，上回你和我談的時候，還沒有命名，現在決定了麼？」碧華關切地等待着。

「決定了！」汪誠望着東方，激動、興奮地說：「我決定用『晨光普照着山村』！」

「『晨光普照着山村』？呵！多美的名字呵！」碧華像吟詩般的一遍又一遍地朗誦着

「華，你瞧！」汪誠指着東方，以激動的口吻說。

碧華昂起頭，順着汪誠的指示瞧去，不禁讚道：

「多美的晨光！」

不是麼？瞧，天空一片蔚藍色，在那遙遠的膠林末梢，一顆紅滾滾的火輪，慢慢地昇起！那燦爛的光芒，把山村披上一層耀目的金衣；那一叢叢葱綠的椒苗，嫩衝衝地迎着朝陽！

陰郁的雨季籠罩了數日的山村，今兒放晴，使宅充沛着新生的活力！

聽，膠林裏勞動的人們，愉快地操作，處處山歌嘹亮，鵲兒們高高地站在椒柱上，清脆地鼓喉鳴唱着晨曲！

兩個年青人企立在崗頂上，臉兒被陽光照得通紅，閃着青春的亮光，兩顆熾熱的心兒緊緊地扣在一起！

碧華眺望着山村金綠色的林海，一次又一次地讚頌着：

「呵，晨光普照着山村！」

脫稿於一九六五年元月五日夜

後記

十幾年來，我一直着重於短篇小說的創作，並且在一九五八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魯素英」。繼之，又於一九六一年出版了第二本短篇小說集「女記者」。本來，還有一個新集子早已編好，擱在某出版社數年，却因年來文藝書籍滯銷，出版社不敢貿然付梓，以致遭「胎死腹中」之厄運。

如今，我決定將這個已發表多年的中篇小說印成單本，可謂極大膽的嘗試！關於這篇小說的寫作經過，頗值一述，至少對我自己來說。

我是在山村長大的，對於村民的生活與青年人的思想甚爲了解，早就有意寫一個篇幅較大的作品，較全面地反映他們的生活面貌。直至「女記者」出版後，我才擬定了創作的計劃。可是，第一章尚未寫完，就因學校工作繁忙及身體欠佳（莫明奇妙地在頭部後腦皮層長了個疙瘩），而擱下了筆。

約莫一年後，我乘着假期，到醫院去把我頭上那個令人煩惱不已的疙瘩作切除手術。手術後，我並未留院，在家裏調養。最初幾日，切口劇痛難當，尤其是躺下時碰着傷處。

整個頭臚紮着綳帶，既不便出門又不能好好地躺下休息或看書。在這種極度煩燥與痛苦的景況下，我偶然憶起擱在抽屜裏多時，剛開始動筆的小說，於是隨便拿出來瞧瞧，不想一時心血來潮，卽毅然續寫了下去！

這麼的，我竟不自覺中把自己投入小說的故事裏，忘却了身上的痛楚，筆不停地揮，寫得很快。繼續熬了幾日夜，一本厚厚的稿紙，居然爬滿了字，且在其最末一頁染上幾滴興奮，欣慰的淚汁……。

當紗布解掉後不久，小說卽開始在一家日報副刊連載了。這是我在病痛中意想不到的大收穫。

這篇小說的故事是發生在一個破落的山村。我企圖通過一對青年男女的思想衝突，反映出山村青年在大時代洪流的衝激下，怎樣摸索自己該跑的路！他們的愛情是堅貞的、經得起考驗的，在可愛祖國的土地上，閃耀着燦爛的光輝！

我盡了極大的努力去寫，希望它能使沉迷於灰色愛情及三岔路口徬徨的青年讀者們感到一點清新的氣息與曙光！

縱使小說中有些片斷，曾叫自己落淚，或熱血奔騰，但是，總覺得筆很拙，缺點甚多，愧對讀者！

這本小書得以出版，多蒙劉維新先生鼎力協助，朋友們的鼓勵與支持，不勝銘感！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旬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

魯素英	（短篇小說集，已出版）
女記者	（短篇小說集，已出版）
狂風之夜	（短篇小說集，即出版）
笛聲集	（散　文　集，即出版）
下　場	（戲　劇　集，即出版）